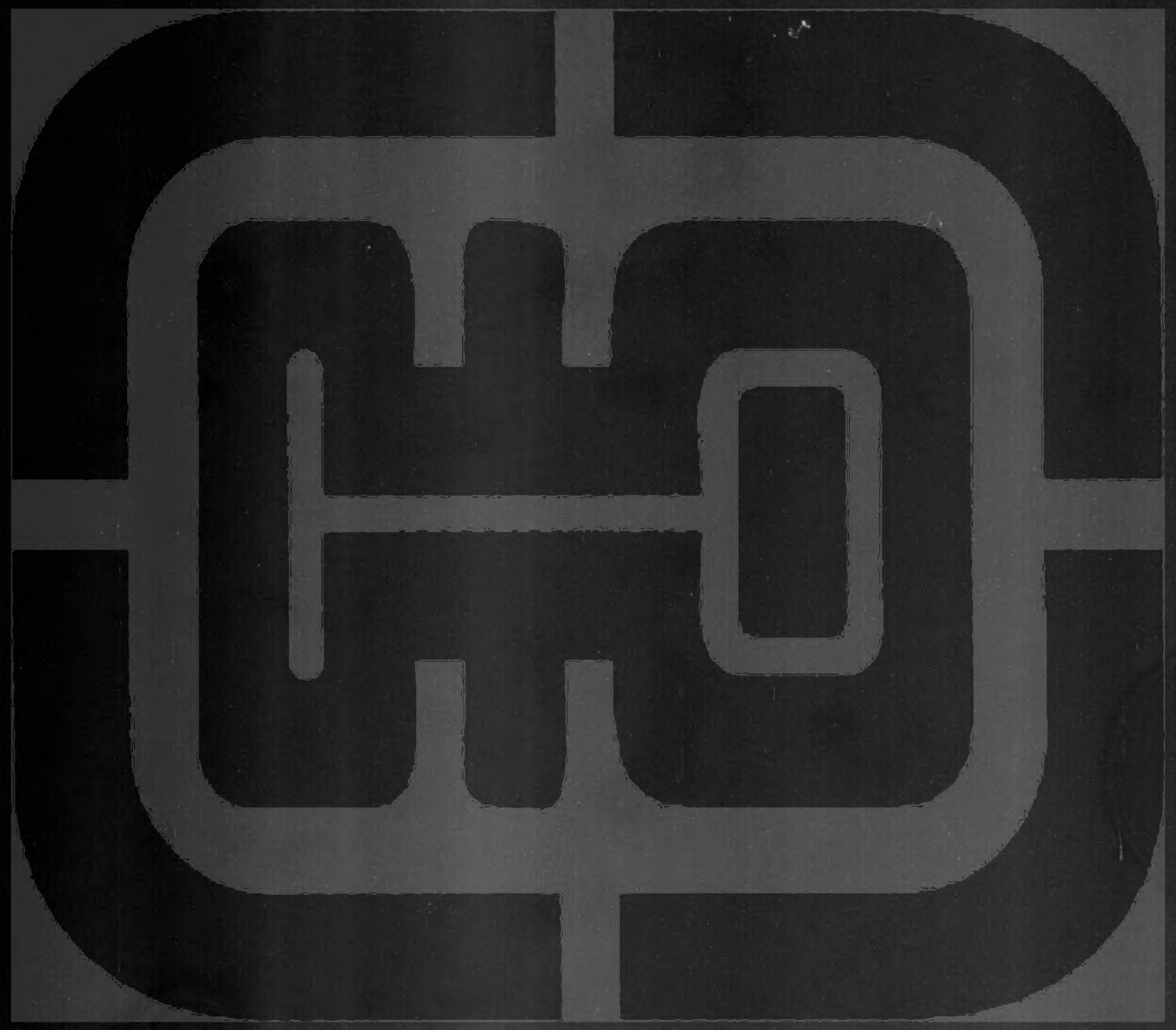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在 重訂
同始 吳同春 校刻

芳春共十五卷

○孟子序

今欲講孟子則孟子序亦當看過

蓋朱子以前孟子只有後漢趙氏一篇題辭及朱子集註之成蓋有不滿於題辭者故特於篇首節錄出本傳及韓子程子楊氏之言使人讀孟子者開卷之初已得孟子之履歷學術之大槩亦提綱挈領之意今時初場雖不以命題然二場三場往往有及之者不可畧也蓋舉本可以該末正學不妨科舉人但能

於以以下三拾五字一本無

以稚朱所以教人為學者而學焉則理得於心形於身舉而敷之筆下自然詞理俱到出人一頭地矣於以圖科名也何有於以慰父母親朋之望而自光明於民庶之上者皆不期然而然者矣

史記列傳

漢大史令司馬遷讀其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一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中間惟孔子布衣七十列傳以志鄉大夫士庶孟子列其中也上下三千餘載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帝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靳蒯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

右出文獻通考晁氏云

趙氏趙岐也字邠卿一字臺卿東漢京兆人首尊信孟子為之章旨分為十四篇又為之題辭辭即序也岐每好異故獨名題辭此孟子題辭註云然也其出處見古今紀要

趙岐中常侍唐衡凡玹尹京以岐輕議已殺其家岐逃難賣餅北海孫嵩載藏複壁諸唐滅拜刺史并州坐黨事免守燉煌為賊所執詭辭免獻帝西都副馬日磾撫天下所至皆喜貽書公孫瓚紹等各引兵去說劉表衛朝廷死荊州

右出紀要

騶本作鄒本邾國也

按史紀本傳註邾後徙於鄒故又稱鄒如魏都大梁而稱梁類

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依吳氏程註孟子游齊梁時距孔子時一百六十餘歲云云見得不是親受業少微鑑載孟軻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云云此大抵後人所為欲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者耳○此段本出孔叢子正朱註所謂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者也

吳氏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矣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只稱門人

○愚按綱目孟軻至魏分註又謂受業孔子之孫子思蓋兩存以備考定耶

下條韓子曰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然則受于子思門人者從史遷之言親受子思者從韓子之言恐當從史遷○此段今斷從子思之門人若得親受業於子思不應七篇全無所述而曰私淑諸人如此輕他如顏子則曰夫子循循云云曾子亦屢曰吾聞諸夫子

索隱云○索隱者河內司馬貞所謂史記索隱也所謂小司馬

其上以下五拾六字一本無

者有自序署為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閣學士但不知為何代人以序文考之蓋唐人也其上文序諸家有力於史記者則曰漢曰晉曰魏曰宋某人曰南齊某人其後乃只云貞觀中諫議大夫某人以此疑為唐人也姑記之以俟知者

孔叢子

通考第二百九板鼎氏云楚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托目疾而退論註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叢之為言聚也

道既通○此句亦只可淺說若正經說到道處又非司馬遷見識所能到遷之見只是說他學通相似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孟為見其屢引詩書而以為尤熟於此耳不然何以知其獨長於此後學如此比度前賢其亦無據而可笑無怪乎高子以追豪蠍而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故程子闢之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止　不果所言

古史亦據史記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靚王三年壬寅魏君瑩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

也異作之

以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註但云齊王其下即書孟軻去齊赧王二年戊申即齊湣王也元年伐燕事史記以為齊湣王十年丁未通鑑以為宣王十九年丁未史記通鑑之不同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湣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閔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為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淖齒事証之閔王為是孟子謂為宣王乃傳寫之誤耳吾所折衷姑以綱目為據

據綱目則孟子先游梁後適齊蓋孟子游齊梁時年皆晚矣故於梁則惠王一見稱之曰叟於齊則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是以齒德自居也蓋是四十不動心方始出而欲擔當天下事也

為見異作完

新安陳氏謂伐燕事以淖齒證之閔王為是此不知何謂也淖齒是楚人楚使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閔王殺之擢其筋懸之廟梁而死後為王孫賈所誅其見於史記者如是此只足以證湣王為燕所敗何足以證伐燕之必湣王事事見史記田敬仲見世家淖齒無傳

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年當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及梁惠襄及齊湣王晦庵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晦庵又謂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書皆不合通鑑以伐燕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

此段今斷從黃氏日抄蓋孟子出於所見史記得於所聞所聞

不如所見之真況温公通鑑又自與史記相戾不知温公生於千載之下又何據而不從史記也義理則可斷若是實年次安得夢而知昔人之非顯故以孟子所稱齊王而不曰宣王盡為潛王此說應是

愚按此說誠長清亦無有此私議為諸侯謀救燕伐齊不成也若潛王則遂為諸侯所滅又不止燕人畔也

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上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稱王也燕噲遜國在宣王卒後九年湣王伐燕燕在齊宣王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為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泰蓋仁智論終篇只說齊王蓋嘗考究史遷鑑少誤近世師儒援為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王不足為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為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云云闊於事情

此言其齟齬於時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止是以所如不合

此言其所以齟齬於時也須以攻伐縱橫字與唐虞三代之德字相對看

秦用商鞅

鞅本衛之公族綱目大書衛鞅後封之於商地故又稱商鞅

楚魏用吳起

起初用於魏魏武帝卒奔楚楚召類卒楚人殺之

齊用孫子田忌

此孫子指孫臏非孫武子也武子則吳王闔閭所用殺一寵妃

為隊長者也齊伐魏以田忌為將臏為軍師威王時

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

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縱之說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楚燕齊韓趙魏也史記蘇秦說六國從親以擯秦註以義利相合曰從親又謂之從約又謂張儀為衡人言主衡者又毛遂定從

史畧又謂蘇秦去趙而從解儀專為衡註以勢相脅逼曰衡

詩經橫縱其畝註東西為衡南北為縱

連字以下四行
揔五十九字本
無

○從衡二字之義當主史畧註以義利相合曰從以勢相脅逼曰衡如詩傳南北曰從東西曰衡者不切然當時二字之名所由起則是如詩傳之說也史畧註亦未得其所以然盖秦居陝西以陝西而視山東諸國東西連亘其勢衡也故以秦而脇六國是主於秦也故曰連衡山東諸國則無西一面只以南北相合而為從故以六國合約以抗秦所主者六國也故謂之從耳

○連字與合字一類所謂連諸侯者也

從衡二字就天下大勢上起名

新安陳謂孟子曰字盖是後人所加者正如周子通書亦為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

合縱連衡論

天下之勢輕重於權謀之中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夫天下之勢必有所在在德則正在力則偏在謀則變德者來天下之勢者也力者據天下之勢者也謀者盜天下之勢者也舉天下之大徇于匹夫之只押闔張弛惟其所命其為變也不既極乎

孟子曰五伯者云云嗚呼為從衡之說何人哉周失其德天下之勢渙然無所歸既久而為秦所據六國之命皆制于秦朝夕惴惴恐撐柱之不暇故儀與秦也得肆其邪謀詭計于其間大抵為從者多詠之以利為衡者多詠之以害利害交戰于天下而不能辨故合而連連而合莫之適成展轉眩瞀載胥及溺而後已

固世之變亦謀之罪也二者曲直固不暇論然就而論之從之謀在秦不在六國無可言也秦自孝公之後并吞之勢已成決非犬馬玉帛之可事則六國之勢不可不合故秦說一行而天下響應然不數年雖秦也亦無以謀其身矣但以橫文之才假尊王之義猶不能革一鄭之反覆而秦以區區頰舌合異為同聯疏為親欲其久而不散豈不難哉儀秦諸侯不勝畏讋之餘故得以劫行其說秦死乃得大肆而又解於武王之隙不然六國之束手就擒授人以勢蓋不待數十年之後天下已為秦有矣夫勢專則秦以數千里一衡之地而卒并天下勢分則齊及燕趙皆以二千里韓魏以千里楚以五千里合從之地而卒并于秦由此觀之君子不能無憾於從約之解也雖然秦嘗以帝業說秦不用而後為從于六國儀嘗倚秦以為用見辱而後為衡于秦不然則秦之為衡儀之為從

皆未可知也小人盜天下之勢而又反覆骫骳為其私身計如此六國乃視之以為輕重而於其時有孟子者其去其就皆恝然莫之計也是可委之世變而已乎如孟子之言行王政而王如湯如文王者雖一國可也彼六國者何足慨哉吾故著儀秦之禍以為利口覆邦家者之戒

史記謂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韓子曰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朱子曰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悉記其詞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也

程子曰孟子曰孔子可以仕云云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如此論孟子之知易趙氏怎生得到邵子亦曰孟子不言易而深得於易又曰孟子善用易○如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非深知春秋者怎道得出都是一言以敝之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問詩書既刪於孔子矣孟子又何以序為蓋取孔子所刪定者而序正之孟子嘗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是時去孔子百餘年則詩書豈能無舛逸失次者邪

退而與萬章之徒云云作孟子七篇

承上章言既是所如不合而道不得行於當時是以退作七篇

欲以傳於來世

○清嘗記一書載朱子之言謂孟子一書決是孟子所自作不是孟子如何寫得精意如此透徹首尾如此貫串看他是甚麼樣文氣若當時門下有人寫得如此意思出亦不可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矣故曾南豐謂書二典亦皐夔輩人所作以公孫丑萬章平日所問難於孟子者觀之似未能寫出孟子七篇文字如此精粹員活也

○愚謂孔子以道不行晚年便贊周易脩春秋刪詩書定禮樂以垂萬世盖既不得行於當時便當思以傳於來世此所謂是這般時節則聖賢所作是這般樣子者今孟子道又不得行於當時矣則其所以規天條地之規模豈徒終鬱於胸中而與其身俱逝邪當時在門又無卓然高第能傳其道而發明之者又安得不一索筆為吾道計以閑先聖邪如顏子不著書則以時有孔子在且早死至曾子則有大學子思則有中庸以此言之信是孟軻自著

文獻通考曰晁氏曰趙岐謂軻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萬章公孫丑之徒難疑荅問著書七篇按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諸謚亦恐為後人所加）

又曰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意而不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以其號諸子得不泯滅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四篇邪若然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岐之言本司馬遷○此段斷從通考綱目亦以為軻後門人為之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朱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王

十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囑也特此心之躰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躰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愚謂程子謂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亦非鑿空撰得出許之亦幾於過矣盖韓子此語全得於孟子見知聞知一章他是何等聰明人融會出來便成此一段說話

韓子此語出原道篇其上文云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

立異作出

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云云

今按韓子此語則是字已自有所指而程子朱子却又云云者何也豈都不觀其言意所自來耶

堯以是傳之舜此一段又見於送浮屠文暢師序者畧同送文暢序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躬行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依此說見得皆未及此心之體處故朱子嘗謂韓子徒知用之可及乎天下而未知體之必本於吾心

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或曰孟子之後有董仲舒如何不之與其所持所造似猶優韓子曰視韓子則醇正過之矣若以配堯舜及孔軻如何得地位小弱如何可進之堯舜孔孟之班行乎今以先儒所論董子者錄于後以備考便見董子之為董子矣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又曰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朱子曰仲舒資質純良模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

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誠意可以治天下國家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問舒云性者生之質也又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為人之欲何如也曰未害蓋欲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

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是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是不識性善模樣又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

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

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要敬賈誼知謀之士為之亦不過

又曰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又嘗說仲舒固善無精采○又曰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象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孟子遵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道學之要致知力行而已廣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蔡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及其曰道

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又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教也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聖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絶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灾異之術吁可笑哉

愚按仲舒所言如此亦是工夫真積得來本傳謂其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以潛心于大業亦是甚麼樣下工夫不然絶學之後能見得到此

孟軻之後庶幾焉者只董子一人矣若文中子也儘有志氣儘有格言只是有些外華靡病吾道以誠實為主況又欲速故作

續經這也是器量不可大受處

荀與楊也擇焉云云而不詳

荀楊是誠有不精不詳處但不知韓子之見是指何處為不精不詳耳

今按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皆取為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為惡論禮則以為偽胡其自相戾耶

荀子論心為湛濁在下清明在上此語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汨於物欲而後汙濁耳今曰

混異作汙

湛濁在下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小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孟氏醇乎醇者也本出文集讀荀子篇

謂其擇之精語之詳也擇之精以窮究言語之詳以議論言故以擇之精為先

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大醇以其皆知崇正道黜邪說也小疵即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也

他異作馳

朱子曰韓子謂荀楊大醇而小疵非是由甲駢慎到申不害輩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為大醇耳慎到趙人田駢彭蒙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各有論著到嘗著十二論出史記孟荀傳後

按論會大全子嘗楊醇疵如何篇曰言必先舜談必仁義孚之醇何如也一則曰尊王荀之醇何如也適先舜文王者謂之正非先舜文王者謂之雜書而考其本玩其辭而究其源則俱可謂之醇矣獨不思聖人之作書非為書蓋為道也凡與道背馳者不足以為書凡與性背馳者不足以為道彼其性惡之論與夫降衷下民者霄壤其視無有不善者孰為無瑩之玉也善惡之論與秉彝好德者徑

庭其視順杞柳之性者孰為無瑕之璧也大本既乖雖其書極天下之雄而豈足以掩其疵乎大原既舛雖其辭極天下之艱深而豈足以匿其弊乎雖微韓愈其醇其疵吾固有以知之矣反覆讀荀一篇以軻雄為聖人之徒以荀卿在軻雄之間儔取而例論之若無所高下者而其終也以醇乎醇歸之孟子以大醇歸之荀楊韓子固為確論矣而未嘗明言其醇所在吾自其言性而論之則知愈之所以為是抑揚者思過半矣

又曰三子之醇疵愈之論則非矣吾不知愈之為是醇疵之論者將為道邪將為書邪欲削前氏之不合以附于聖人之籍愈不過為書計也異時原性之作以為性之品有三三子者得其中而遺其上下則未免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矣慕孟子之醇而未能同其醇指荀楊之疵而未能去其疵則愈之為愈特因書而見道非遺書而得道者也

知孟子以下拾四字一本無

楊子

程子曰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言其道德有取此自是楊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龜山曰楊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由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妄

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羨厥靈根楊子論性
爲善惡說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此文集送王埙秀序
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朱子曰韓子亦未必
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
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
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蓋以其不能
徧觀而盡識也
按韓文自孔子沒獨孟軻之傳得其宗下文云天沿河而下苟
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宰而
至焉故學必愼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
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子思子
始
以此觀之則謂孟子得聖道之大全正宗而非偏岐末流之學
信矣
韓子原道述大學平天下必先治國一條而遺格物致知誠意
古史述中庸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一條而遺夫明善誠身
此非其偶遺之也吁此韓子之所以止於韓子蘇氏之所以止
於蘇氏而不得以與於斯文也温公通鑑引孟子五天下之正
位行天下之大道却去了居天下之廣居一句此亦是無頭學
問也
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按上文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唯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遠出於曾子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愚按韓子此言只是謂聖人之道全體之道也當時自顏曾外諸弟子惟得其性之所近未有能具體者其後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唯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遠出於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為得聖道之大全故曰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正以其得斯道之大全正宗為非偏岐末流之學也學者必由是而觀焉庶乎其不失耳今觀程子註乃似不然豈以其啓手足時之言為正見其全體不息而不安於小成處邪輔氏乃以用心於內說固善但不切耳

恐韓子見不到此大槩說學而已觀其徧觀盡識字面可見其曰必自孟子始者猶曰顏子發聖人之蘊者耳正論觀聖道必自曾子之大學始所謂初學入德之門者此言只是主孟子言耳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程子註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程子此言不是正改韓子之言朱子以其可相發明故附云按程子此註全是參也魯以曾得之之意其曰觀其啓手足之

言可見者以其說吾知免夫得見是死而後已為實得斯道之傳耳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二句是子雲之言自楊墨行正道廢以下皆韓子之言其大經大法皆亡滅云云爛而不收

其指先王也出韓文集與孟簡尚書之篇此係節文其本文一則曰先王之法二則曰先王之道三則曰先王之事又曰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可見

大經蓋本中庸之大經上自王朝之間以至父子夫婦房闥之內先王莫不制為之禮此皆係五品之人倫事如儀禮典禮所載循可見其畧也

大法蓋指刑政典章之屬如周室班爵禄之制當時孟子已曰其詳不可得聞諸侯已去其籍矣至於論井田則亦曰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亦可見大法之亡滅已多存十一於千百

孟子所謂於傳有之者今皆無此書矣可見所存能幾然而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儒矣無孟氏則楊墨行正道廢天下皆歸於無父無君之教而淪胥於夷矣

一說是真實至服左衽言侏儒觀晉滅三綱宗老莊而夷胡亂華者近二百年宋徽宗隳四維尚玄教而蠻狄入據中原馴至胡元遂主中國是也按此說較切實得左衽侏儒字面不虛

服左衽言侏儒

衽衣襟也韻府謂裳之交接也侏㒧蠻語不分明之意

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書云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時乃功則自古功高者莫禹若也故獨舉禹以推揚孟子之功○新安陳氏曰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也

或問孟子便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輔氏曰未敢便道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至處以其知處言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

孟子有功於聖門　云　孟子有大功於世

二字其功甚多　專指養氣　前聖所未發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蓋專指養氣二字不必謂義與氣單說氣之一字如何便有功若上云有功聖門則兼仁義與養氣○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慶源輔氏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

酎 異作醪

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巽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其功多盖在此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

學者全要識時　孟子有些英氣

孟子以道自任　英氣甚害事

程子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新安陳氏曰英氣甚害事盖責備賢者之辭

問孟子英氣害事處安在曰孔子德性較寬大氣象較從容故卑者亦得而親之高者亦愈見其不可及故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又曰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盖狡詐者献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飲醇酎令人不覺自醉譬之春風著物自然能使發生也如此而猶有不入不行處則命也皆孟子則不如孔子多矣既是如此則其所以感人者亦未得如孔子矣程子安得不責其備

一說英氣甚害事程子爲戒學者設非謂孟子曰孟子既有英氣又有獨無害事處邪然則謂他人有英氣便害事孟子有英氣獨不能害事可乎程子是以全人來律孟子何必爲之回護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

孟子大賢亞聖之次

盖以顏曾爲大賢亞聖而孟子次之其實把孟子顏子並觀其氣象自有次第但難於口舌譊譊也料造詣深者當自會云

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氷與

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水與水非不光 水字讀不可讀作水精也有水晶無水精
温潤含蓄氣象○輔氏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
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温潤含蓄氣象所
以爲寶人有温潤含蓄氣象所以爲聖其理一也
孟子雖賢畢竟有戰國氣習然也是賴有那睟面盎背四躰不
言而喻一段器宇所以致得當時人君無厭心而得全其大名
也雖曰不遇終是所在堂堂去就光明舉止軒豁其三宿出晝
者自是捨不得齊王待遇之厚耳然亦可想見其在齊日儘亦
積誠意以冀其感發矣不然何以爲孟子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 云云 千變萬化只從心上來

循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 堯舜所以爲萬世法
聖賢作處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
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
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
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定爲者矣
夫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
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
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
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朱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為性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

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此語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

愚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豈亦大快哉

輔氏曰自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至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之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愚謂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只是王霸之分耳看地說天理人欲及計數等字

○孟子之書所以救世而垂後也當時舉世滔滔皆沒溺於功利孟子所以遇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性之所以善堯舜之

之所以為堯舜者仁義而已矣所以托始於見梁惠王一章通七篇都是這一線脉灌注流通

愚嘗孟子七篇皆在見孺子入井上得來蓋因見孺子將入井特一段光景而驗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然後方敢排衆論之參差而斷然以為性善既是性善則性中只有箇仁義何必曰利而七篇之書自此成矣

荀子曰能定而後能應此語最好人但見孟子雄辨泛應千變萬化而不知其胸中有主本特因形賦物而已以謂主本者何

孟子序說終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僭稱王○東陽許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著書之時追書耳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孟軻至魏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三十五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惠王之年始書魏惠王一年則此所謂惠王三十五年者是自始爲侯即位時計得此年數不是爲王之三十五年也爲王只一年而薨見綱目周顯王三十五年下分註然周烈王之六年魏侯瑩即位之年也分註亦曰魏惠王韓懿侯元年蓋要其終也惟大書則不假借未稱王之前則正名書侯如曰魏侯

斯卒稱侯來朝之類既稱王之後則改書君如曰楚君類子魏君瑩卒之類蓋綱目辨名實并起莘曰綱目於諸國未稱之前各書本爵至稱王之後通書曰君蓋不予其自稱之僭也○綱目此法本春秋不與吳楚例或疑朱子後來定說以孟子之書爲孟子自著孟子何不辨名實此豈孟子不尊周之說耶然朱子又何爲尊周曰時天命已改朱子亦不得尊周矣故改書君而不純依春秋楚子之例謂之君者各自君於其國耳○然則孟子書王可乎曰此亦非後學所敢議既可以書王綱目又何爲不稱王若曰孟子不必與綱目同律然則道有二乎孟子綱目同是爲生民立極爲萬世立法之書此是則彼非容誰舍栩得今按綱目分註載子惠王問荅凡王曰皆改作君曰如王

此道理以下四十二字一本無

何必曰利改作君何必曰利以下亦然頗見爲賢者諱耳或曰孟子雖說是自著然亦無甚憑證其循其僭號稱王者恐亦是記者爲之乎但一稱王便是便宜與他了孔子所以終身不至吳楚朱子嘗責楚子西不能革其僭王之號雖說天命已改周然王者是有天下之號既未能朝六國而一天下亦何必稱此不貼身底名號○此道理所以無窮無盡聖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一毫放過中庸所以謂及共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皆實語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平生執不見諸侯之義今其曰見梁惠王者陽貨先豈得不見之義也故集註收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之語○問惠王不必是就見迫斯可以見他只是厚幣來交耳何爲獨往見曰孟子已言之矣季子不得之鄒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不必要對吾國字但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自然有以利其國矣此句且莫鑿破他

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子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体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共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

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按此事之宜也是以處得其宜者說不是據事而言據事而言只喚做理不喚做義處物為義故事之宜也一句當如此看但以其所以得其宜者出於心故先着心之制一句然朱子又曰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就到處置合宜處也此却不可曉如此安得是性是義亦一半在外了○朱子曰仁義無言者是言体專言者是兼体用而言又曰仁對义為体用仁又自有仁之体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焉○問人所以為性者

五獨舉仁義者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看易橫圖便見一理也○又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豐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孟子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體此朱子於論註先言愛而孟註先言心真得孔孟之要旨○愚按此說亦未然所謂論註先言愛者是有子孝弟為仁之本章蓋有子之言主愛上說故曰為仁謂親親仁民而愛物者也所以註先言愛又不干孔子以隨事發見者言況仁遠乎哉顏淵問仁註只言心之德而全不及愛之理又何先愛之理之有若孟子並

看易之九字一本無

舉仁義是以體用言而仁義又各自有體用則先體後用者立言解義法當然也縱孟子無仁人心之言亦當如此解○諸葛氏曰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此亦未是讀者詳之○東陽曰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合體用愛為用其理則體也○愚謂愛之理對心之德則為用若對心之制事之宜則仍又爲體盖體用無所不在所謂交羅錯綜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者真至論也

○孟子嘗言說大人則藐之以其在我自有一段高似他底正經本子在至如問對之間他都有一段出他頭上底正經議論在梁王問利他便有仁義來換了他齊王問桓文之事他便有王道來換了他盖其所據者正才又非常所以迎刃而解觸着他的都自分做兩邊去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所受用者此而已矣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求利自上始其下化之皆求利畢竟其害歸於上仁義亦自上始其下化之亦皆仁義畢竟其利歸於上○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云云此分明言上下交征利畢竟上人受虧也當看必字

千乘之國千乘之家辨

路史國多記第二十九板云家國之稱抑又不一孟子言千乘之家而王制縣內之采一皆曰國周官朝大夫且稱每國是國亦謂之家而邑亦或稱國矣豈非公侯卿佐謹度以事其上則

全於臣節制以禦其下則王於君自臣道言之雖國亦家而自
君道言之則邑亦國耶采邑曰國則卿大夫固可謂諸侯矣所
謂內諸侯也○萬乘之國地方千里也千里者謂四方
千里也○王海地理通釋五服章曰以周官大司馬九畿之籍
考之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謂四方也四方環
之為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為二百五十里○此說與王制不
同見後○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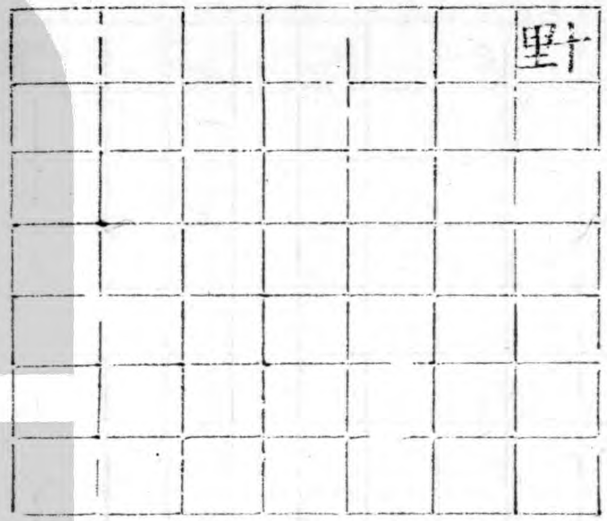
大國地方百里之圖

為方十里者百也

每孔十里四方皆百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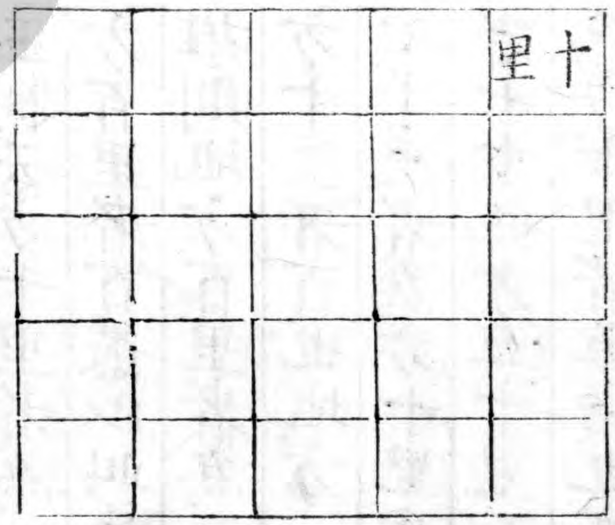
王制云方千里者為
方百里者百愚以此
推則地方百里者為
方十里者百也地方
七十里者為方十里
者七十也方五十里
為方十里者五十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圖



每孔十里四方皆七十里

小國地方五十里圖



每孔十里四方皆五十里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愚意千乘之家左右是千乘之國皆地方千里出車千乘者也入則為公卿出則為侯伯其曰家者特對國而言耳君臣之別也萬乘之國弑其君者豈必王朝之公卿而後可哉幽王之見弑於申侯是已○但此處朱子大註分明謂天子之公卿盖本萬章下天子之公卿受地視侯說大抵是要家字端的未可輕疑妄議

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上取乎下是已下如何取之於上盖天地間之利只有此數上求利便着取之於下下求利便着取之於上矣不然取將何之如魯季氏攘奪其君是取之上剋剥其民是取之下大夫雖為君之下猶為民之上也若夫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則非取之於上而又將誰取

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程氏復心曰按王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則千乘之家當地三百一十四里有奇為方百里者百乘之家地方百里為十里者百故刑法志云與集註不同要之孟子特就當時假設言之非謂古法然也○愚謂程氏何不直疑孟子之誤而乃謂假設言之然則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亦為方百里者豈亦假設之言耶○東陽曰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大槩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三百十六里有奇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

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然按大學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則已先孟子言之矣豈彼百乘不謂大夫耶○詹氏道傳曰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疋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五人甲士三人分銚○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正韻輜庫車也

萬取千馬千取百馬

此最不可曉且如天子畿內千里只得萬乘其公卿諒非只一

二人欲每人各取其十之一則萬乘盡矣天子又於何而取給
愚謂取字之義只是君十卿祿之意言以公卿而所取萬乘者
得千馬以大夫而所取千乘者得百馬未知是否以俟明者大
抵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只是君取其十臣取其一耳
不然當如上條所疑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萬取千馬千取百馬上一下之間各安於其分之所當得所謂義
也苟為後義而先利則稱欲以求寧有底極耶必盡取乃已然
亦有未已如漢武帝唐煬帝又欲兼四夷跨三代故愚嘗謂充
其求利之心必見害而後已所謂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單言義以義利相反對言也兼言仁義亦對利言然該體用之
全也新安陳氏曰仁有溫然慈憲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
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尤切又曰下文仁施於親義
施於君此對君臣之故單言義亦通新安此二說亦無害若論
所安姑守愚見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上又只曰亦有仁義而已而此則又加以未有遺其親後其君
者蓋且是要說仁義自有其利也仁義既自有其利於此愈見
得又何必曰利○此利字與上文何以利吾國上下交征利之
利不同此利是仁義中之利天理之公也故始終是利而無害
上條所言利是仁義之利則人欲之私而已故不免於害也
○本文仁義字似指在下人言故有君有親孟子只緊就在下

人說便見得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利却歸於上○細看大註躬行仁義與仁義未嘗不利兩个仁義字與本文仁義字及註中仁者義者字不同蓋仁義未嘗不利亦是就人君言非是謂仁者自享愛親之利義者自享敬君之利也○程子曰義所安處便是利固是但不當把在此處說非孟子開導惠王之本意○雲峰胡亦曰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仁義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云○新安倪亦說仁義中之利仁義外之利而曰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愚謂此語尚欠別白如此則是在下人之利抑不是在上人之利○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此所以見得性本善

[illegible]之差千里之謬○一則愛親尊君不求利而自無不利一則不尊不慶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千里之謬也利與害之分義與利之間耳此所謂毫釐之差○覺軒蔡氏曰學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之辭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得者邪

木史公曰余讀孟子書

此木史公是宋子稱司馬遷非謂其父木史談也馬遷自敘所稱木史公則其父也父子相繼為木史故俱稱木史公○東陽曰君子利已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

造端托始之深意○謂仁義與利之公私及求利之害仁義之利也連上文云云都是深意處不可謂只是說仁意亦不可謂只說仁義與利之辨須兼說到利害詳其文意自見○詩泰風權輿傳曰權輿始也小註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造端如造衡者必先為權造車必先為輿托始謂於此而始也

拔本塞源○本源害之本源指利也觀上文一則曰利誠亂之始也又曰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又曰好利之弊又程子曰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又曰救其弊可以見矣○拔本以草木言本根也塞源以水言

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此字指鴻鴈麋鹿或曰臺池獨不可樂乎曰惠王是顧之而言

奈何欲兼臺池言○賢者亦樂此乎故欲做泛應說賢者非也如此則孟子所對非所問矣還是指人君之賢者如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孟子則荅之云云矣

古之人與民偕樂

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不必兼言勿亟之命又須於經始之日亦為與民偕樂也蓋詩人言經始勿亟是與下句庶民子來相叶應言文王尚戒以勿急而庶民亦自急也以見其得民樂之意耳不日成之成之急也又追言之曰方其經始之時王尚戒以勿亟而庶民歡欣踴躍亦自爾其急也所以不日戒之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也於是遂言王在靈囿云云囿中有沼也於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次蓋如此

故能樂也

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以發揮其義不然亦何以能樂壬辰會試講偕樂處咸和之政素孚於治岐之日勿亟之令又布於經始之時是以戒民勿亟為偕樂矣信乎然則當時倘不戒以勿亟民有不子來乎若泛論勿亟亦是愛民處則何不可○饒氏謂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意亦好不然文王之視民如傷忍苦役之以供吾樂耶○論範引詩曰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其證也工在靈囿麀鹿濯濯此皆和氣之所薰蒸盛德之所感召國風定中曰秉心塞淵猱牝三千漢史載魯恭為中牟雉馴于桑之類皆是○於牣魚躍於嘆美辭此乃民樂之辭與上文麀鹿攸伏正同皆是民樂文王之所有非可謂文王自嘆美其有是魚躍也○南軒曰孟子欲荅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揚龜山曰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園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民反歡樂之指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也不是包謂其臺曰靈臺以下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

觀惠王自負其盡心恤民而訝其民宜加多而不加多者意亦為歲凶所為人力終無如之何也且一則曰河東凶二則曰河內凶要其實則其民之飢未必皆歲所為也由惠王不能行仁政而暴雪其民耳夫既不能行仁政而暴雪其民則於今雖費力於移民移粟亦何救故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漢文帝水旱詔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益加此益字即加字之義○何也二字是推在歲凶上去末段徧註明白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移其民於河東

移河內之民於河東也

移其粟於河內

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也○設若河內河東俱凶則惠王又將何以處之甚矣為國在行王政也王政行則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所謂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者矣○

寡人所寡者德也註曰言寡德之人也

王好戰請以戰喻　止　百步則何如

這都不相似聖人辭氣雖說得恁活落折得來痛快終是於誠意動人主上欠幾分愚謂若於誠意動人主意思十分重則應特開自無此許多關闔變化講論先儒謂孟子未免有戰國氣習此所以做人必到聖人地位然後為盡善盡美

填然鼓之

鼓字非虛指戰士言也如孫武子傳所謂於是鼓之於是復鼓

之者一例○兵以鼓進以金退依小註則大司馬之法鐲進鋣退此亦大畧之辭然後世戰陳皆以金退蓋自戰國已然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此且未遑咎他前日所行之病民此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在而切告之亦醫國之術不得而為之護疾也矣○惠王曰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此正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農時與農隙不同農時是正治田之時依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註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則四時皆有農隙不專謂冬也故春有蒐夏有苗秋有獮冬有狩豈必皆至冬乃役之乎曰然則如此註何曰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註云農功已畢可用民力此正凡有興作不違此時之說也大抵尋常說農時農隙皆就興作上說不要把田獵事來絆他彼特因田獵而一見耳況此主農時言故曰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云云也興作興徒作事也田獵以講武不與興作之日未知是否○穀專指稻不兼黍稷麥菽也黍稷麥菽不必皆春耕夏耘秋收也一說正不可如此拘此因天地見成之利而為目前之計如何必棄黍稷麥菽而專種稻乎春耕夏耘秋收亦大槩舉其大畧云耳○論理當兼說方是春耕夏耘秋收恐亦舉其大畧邪穀蓋本謂粟故寧將禾

以黍稷麥菽亦穀屬故謂之五穀又以凡蔬果之類皆可以養人之生也故謂之百穀歟正韻謂穀者百穀揔名想亦因大易百穀字因耳舊蒙引無此段

數罟不入洿池

必用四寸之目也○洿池二字平看洿地勢自然者池是人所鑿者

斧斤以時入山林

山林之分高者為山平而多草木者為林○斧斤當有別賈誼治安策曰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之但考之韻書俱無二義當再詳之意者有大小之別之類說文斤砍木斧也正韻引莊子斤斤通鋸制焉又劑斷也斧盖今之斧頭斤盖今之鋏刀盖斧以破之斤以斷之故曰劑斷也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厲禁厲與禁也非謂嚴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物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鄭司農云遮列守之也○雲峯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文王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者文王愛物之仁也又曰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

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既能令其養生喪死皆無憾則民心自不能舍是而他適此亦應前面加多之意若不能且因民所利而利之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則民心有離散者矣元許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

云古今立國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其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而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可不勞而理也所謂紀綱法度施行有地者正此所謂王道之始之意○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植民生為本○養生喪死舉人世之始終也○喪讀如字不音去聲喪謂死而喪之也○抑又論之五畝宅百畝田雞豚狗彘之畜獨不可以得民心乎而此獨為王道之始何也曰當法制未備之時且要安插吾民使得將就生理所以收攝民心使無至於渙散所以為王道之始耳如漢高入關悉除秦苛法而王基遂定唐高祖始定河北亦能安民故民歸之者如市皆是收拾民心於大事未定之時

五畝之宅

二畝半在邑曰廛二畝半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

五十始衰非帛不煖○禮記王制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惟孟子以為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大註本後篇云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此孟子自疏也安得偏援漢儒之王制○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有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

雞豚狗彘

豚稚豕也、彘相承言牝豕也、惟正韻豚小豕也、周禮天官庖人註亦然、蓋麋鹿之大者豚彘之小者曰麋又曰鹿、曰豚又曰彘兼舉耳庖人註曰羔羊豚豕子○狗有三守狗獵狗豢狗此是指豢狗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有田百畝而民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時與上句雖豚狗彘無失其時同或謂勿失其受田之時者非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庠序指鄉學非謂國學也舉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謂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者也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此說可從

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無非教也豈特孝弟在所教耶但以此為重耳或者只見集註云既富而又教以孝悌即以此為憑謂本文謹庠序之教全虛說所教者只是孝弟而已若果只是孝弟亦不用申字丁寧申重也以此為重而丁寧反復之也既以此為重則有在所畧者矣集註特以其所重者而省文言之耳○既曰申之以孝弟之義則庠序之教不止孝弟明矣孝弟特其重者夫人倫有五而詩書禮樂亦皆教也

盡法制品節之詳○饒氏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看來此說亦無憑據蓋法制固所以品節之也況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上其曰五十七十足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效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觀上條

註有法制未備字可見法制亦自蕪得品節了又或以五畝百畝為法制勿奪其時毋失其時為品節亦大率强一說田宅之類為法制庠序學校之教為品節○又樽節之節與下條法制品節及制度品節之節大不同故狗彘食人食一句只與五畝之宅一條相反看可也○盡法制品節之詳即所以極裁成輔相之道也

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以集註此句觀之上節饒氏所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又若有理然自傍人觀之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亦是一制度品節也○又一說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此亦是先王制度品節處但未盡其詳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此即所謂殺人以政者也

刺人而殺之

刺人而使之死便是殺之也莊謂既刺而復殺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既有以致人之死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又無以救人之死是人之死者我也非歲也今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云云○註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蓋先王在上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於此尚為之制惟恐或用之不繼且又必五十者然後衣帛七十者然後食肉於人尚為之制惟恐其濫用而無節況於狗彘其肯使食人之食乎○此句上面須知自集註下惠王不能制民之產一句起

當時惠王若遂用孟子之言而見之施行必先發倉廩而賑貸以舒目前之急次行王道之始事而後及王道之終事耳或者不察只謂劈初頭便只是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不知民只管塗有餓莩等你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如何濟得反是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斷無迂闊事且是時民既有飢色野有餓莩矣聖人通變宜民雖使數罟入洿池斧斤不以時入山林亦可也

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此一句是朱子以孟子之言照出見上文所謂移粟者是民粟耳初間讀移其粟於河內亦謂是在官之粟移將去及孟子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方知只是民之粟愈見惠王之不得罪歲而其惠之小也亦甚矣倘所移是在官之粟孟子豈故面誣之哉盖所移者只是科率不凶之地之民之粟而已故又有樂歲終身苦之言安知此類不以及之

○初觀惠王之問似若無罪歲之意然孟子一聞其言遂得其意於其所謂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數字內就見他是欲歸罪於歲以為我雖盡心如此然民終不加多意者天殃下民而奪之歲人力終莫如之何耳況其所問一則曰河東凶二則曰河內凶再不曾省及已之政有未善處而一惟歲凶是啚矣觀下章云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惠王能罪歲得乎

王者天下之義主也○義云者義合則從不合則去之意如云君臣皆以義合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傳曰得衆則得國

失衆則失國此義主之謂也見其以人合者也○項羽怒楚懷王如約之言而尊之為義帝義字最不好也春秋所謂將者在盖寡人願安承教

按上章盖字之於惠王既曉以小惠之不足以得民又備舉王道之始終告之以見其所以得民者在此而不在彼末又指其所行之病民者以諷切之惠王盖有感於其言至是請於孟子曰寡人願安承教謂之安者見其出於中心之誠而無所勉強也凡安字多對勉強言○孟子向之所以告者亦既詳矣無用贅言矣為惠王計者今日切務惟在除去目下所行之虐政政既除然後王政以施盖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凡害之除亦利之興也不然雖縷縷於王道之陳何益哉此即所以教之也○

若不早除虐政吾見民不堪命將有離散於四方或顧而之他者矣可不知所務哉然以惠王狃於故習猶未知其所為之病民一至此極也故以梃刃二端先發其意○皇極經世第八篇曰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之可趨也而況又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愚謂政之殺人即此所謂無生路可趨者也○細目宇文周癸巳年齊王遊南苑殺其從宮六十人發明云先儒有言無以政事殺人民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舊蒙引無此數段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此亦所謂苛政猛於虎者也

既又曰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乃曰王如知此

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更張者矣蓋王之庖則有肥肉矣王之廐則有肥馬矣且肥肉肥馬又何從而得肥馬又何從而得豈非厚歛於民以養禽獸哉於是民則有飢色矣野則有餓莩矣夫因獸病民以至於飢而死是率獸而食人也○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此即其殺人之政無異於刃者也○獸相食一條極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事作俑一條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惟其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所以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也此非率獸食人而何○提出為民父母字所以動其惻隱之心也人君知其有作民父母之責則如保赤子之念自有不容已者矣夫父母之於子寧有忍虐殺之者乎此孟子之善於啓迪不可及也

其衆人而用之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只謂天地間難得者人今作俑者象人以殉葬猶未至於真殺人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況使民飢而死為真虐殺其民者耶甚言不仁也○小註所引孔子禮記之言大抵與此二意矣人皆以彼證此○中古易之以俑蓋世俗人所為非周公之制作也新安曰作俑者殺人殉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愚謂孔子之意未知其果在是與否然以愚論之始者之為芻靈尤為不仁蓋此有芻靈久則自當有木俑出來既有木俑又則自當有殺人以殉如秦三良之殉葬公者矣然則始為芻靈者其無後乎朱子註曰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芻靈似人形而已愚謂雖曰芻靈似人

形畢竟是象人也但太古之時但象人而不能甚象至中古工巧日興則自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者安得全不提為芻靈者之罪而專罪作俑者耶孔子盖特遇俑而發耳

○愚謂夫子無後之言發於深惡痛絕之情耳不必如此求實且穆公後至二十七世始絕殉葬之報亦太緩矣又始皇乃不常之子陰易秦祚縱不殉葬理亦當絕矣○安成劉氏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況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按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是欲孟子教之也今孟子但直斥其虐政之殺人而終無一言以教之何歟盖斥其虐政之殺人者是欲惠王之除其虐政而更施以仁政也此即其所以教之也況王政之詳已前告之矣上章所云云是也今惠王既是安意以承教則宜急改此等所為矣不然雖有仁政將何施乎古云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盖除害則興利也孰謂孟子之終無以教惠王邪

頒比死者一洗之

不可謂死者為太子申亦不可謂凡死於戰者是指其先人言也毛遂謂楚王曰三戰而辱王之先人盖辱及其先辱之大者也此是惠王問計痛切之詞謂晉國當我先人時天下莫强焉

及寡人之身乃喪敗如此寡人耻之所以欲為先人一雪其耻故孟子解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雖敗衂猶可為也莫如為仁耳又實之曰仁者無敵何畏乎秦楚之堅甲利兵此一句當如此說則前後意思都照應矣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下文四條皆是推明此句之意故註中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者不可說太早惠王此問即是前面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之意孟子之荅是即亦有仁義而已矣之意○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況以堂〻千里之梁何以見百里可王王如施仁政云云○地方之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連如今之言地方之類乃是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方字也正與方寸方丈之義同絕足之義也又以下篇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照之愈見從前或以為四方之方者俱謬

王如施仁政於民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仁政又不止此二者此特其大者耳仁政是統言綱領字也省刑薄斂是仁政裏面事故曰目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如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之類與凡周禮一書所載大抵皆仁政也○惠王當時病痛之切者最是嚴刑重斂故孟子告之以此觀其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則其重斂可見民既窮矣而又斂之重自不得不嚴刑罰以督促之不然不能辦矣此漢武帝之所以不得不用酷吏也○輔氏

以深耕易耨為薄歛所致孝弟忠信為省刑所致盖由不知二者相因之理而為是費辭也

深耕易耨

深耕深於耕也不苟且鹵莽而已易耨易治也如喪與其易及易其田疇之易有整辨齊飭之意與深字意相類俱是得盡力之意

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

孝弟以事父兄忠信以事長上分貼可○或曰不分為是盖孟子曰仁義忠信忠信可上貼仁義也則亦可上貼孝弟孝弟獨不用忠信乎答曰事兄亦可謂之孝乎事父亦可謂之弟乎事長上亦可為孝弟乎然則不容不分矣若以忠信全貼孝弟則孝當屬父兄弟當屬長上如何得○单言仁義可以忠信貼之若孝弟則亦不用忠信字矣雖曰誠於孝弟亦只歸在孝弟內矣但孝弟可分貼父兄忠信不可分貼長上長尊而上卑也○一說據大學章有事君之孝有事長之弟則孝弟忠信通說事父兄長上亦可○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尊君親上字屬本文可使制挺一句其即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者緊緊連帶着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一句出事長上以平時言也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以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故樂於效死○夫甲兵固非挺之比而秦楚之堅甲利兵又非他國甲兵之比今而云云者民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故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盡己以心言以實以行言○愚謂以本文觀之自省刑罰至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似都是說仁政之施當如此以下文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云云照之尤見其然蓋仁政兼教養如上章所陳意愚非敢悖聖賢也有所疑而不得自解耳

彼奪其民時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止兄弟妻子離散何暇治禮義哉貼此一句自與上文相應而意亦方足○彼奪其民時不必謂是重刑罰厚稅斂然究而言之既奪其民時必非能省刑薄斂者○彼陷溺其民指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云云

夫誰與王敵

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者是也若使彼皆人人致力以敵我上亦安能取勝秦楚之堅甲利兵又豈吾挺所得而撻也哉○或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謂吾民樂於效死也非謂不用厮殺也若不用厮殺則亦不用制挺矣蓋此是以吾得民心而言其實不用戰故有下文之言

王請勿疑

一說是請勿疑百里可王之言又一說是請勿疑仁者無敵之言按本意似以百里可王之言疑於迂闊故引仁者無敵之言以實之蓋以仁者無敵之言觀之則百里可王之言信矣故又勉使勿疑也前說為長蓋百里可王之言乃此一章之大旨下文都是申明此一句非另有仁者無敵一句道理也此章主於百里可王仁者無敵之言皆是客詞也大註云百里可王以此

而已亦提掇得緊急

孟子見梁襄王

孟子見梁襄王為其容貌詞氣之間皆不當人意故孟子蓋將去之故出語云云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之興廢不然至彼何為今見襄王氣象如此其不足與有為決矣故出以語人而去之此雖無可考證然以理斷之決然是去而之他矣不必有傳記考證○看來天下有可一之理孟子又有能佐其君以一天下之才但襄王未有一天下之器耳孟子既有去志而述此以語人蓋其所以望斯道之行者至是已盡況當垂暮之年已有吾已矣夫之悲矣讀者於此當知聖賢不遇之不幸然此一段議論所關繫於世道君道者甚大不可以不傳故出以語人而且以垂後世○觀此言可知其不久留於梁矣

觀此之十二字一本無

天下惡乎定

言天下當何所定謂定於誰也孟子荅之以為今天下之勢分崩離析如何可定必合于一然後定也今既未有能一之者柰何可擬定於何所乎於是襄王隨問曰孰能一之言當此之時天下諸侯勢均力敵孰能一之也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此亦觀其時何如在戰國決然如此湯武若不遇桀紂終身只是諸侯故周公不有天下是以孟子以五六月之旱苗得雨為喻而上章言百里可王亦必以彼奪其民時者為言斷乎其然矣

孰能與之

言當此之時若各民其民各君其君孰得而歸之也當時列國既各有疆域則各畫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似亦難矣必在所禁制也下文沛然孰能禦之正是荅此意

誠如是也民歸之

誠如是該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二句引領而望是聞風而向欲歸之之急也誠如是民遂即歸之其勢有若水之就下沛然莫可禦矣誰復得而制之○孟子真是善說辭蓋不先着今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一句亦無緣起得民歸之猶水之就下而莫禦之意惟其不嗜殺人而天下皆引領而望之此民歸之所以莫禦也設使其心不吾向則未必能遽吾歸而莫禦也此數句斷然是如此看大槩自如有不嗜殺人者至誰能禦之不可十分斷故大註云天下悅而歸之○或要把其如是孰能禦之與下文誠如是也至沛然孰能禦之相並對看亦非也蓋其如是孰能禦之就指苗之勃然興處言下文曰誠如是則與其如是語意不倫矣況下句又更出一民字如何盡同得若論其大意則固兩柱相對也以苗之勃興於久旱之雲雨喻民之樂歸於嗜殺人之中之不嗜殺人者○此節重在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及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二句因襄王不曉而問孰

能與之故以其時勢開曉之如此○初年讀此覺亦似有迂闊意今究論其理盖我國之民既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彼國之民又皆疾怨其上咸有徯后之望是惟不往往則必勝矣故湯之什一征而民有后我之怨武王之伐商也民皆壺漿相迎決然是仁者無敵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決然是不迂闊若徒欲以兵刀取勝以雪其憤則愈遠愈難而反失之矣盖孟子之言句句是事實者如此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

齊宣王名辟彊辟音壁彊渠良反○許東陽曰集註作開闢封彊說則上音闢下音姜作闢除強暴說則上必益反下區良反許氏此言正以先註不分曉上音壁既是開闢之辟下字渠良反則又是強暴之強於義不協故此正之今定依前說作開闢封彊之義以此為名或者其有是志也故以命名故嘗曰將以求吾所大欲也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撫四夷云昔趙元昊名暴霄亦此意若作闢除強暴讀於義固通然恐當時人君之志於求所大欲意更重也此雖不繫大義然義理無乎不在亦須秤停較當方是

○此章當疊上看劈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是心足以王矣是心足以王如何反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而天下可運於掌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

無飢雞豚之畜可以食肉庠序孝弟頒白不負戴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盖其胸中王道素具特隨時酬應而覓路以闢導之耳吁若使為人臣者論事皆如此假遇願治之君豈有不能堯舜其君

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與

所問在此所志在此也○朱子曰事者營霸之事營霸謂經營霸業也以言其經營霸業之事大抵皆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是故孟子不欲宣王聞之

因當時無道其事者故後世無得而傳焉惟其無傳故臣亦未之聞也三句意相承○王氏若虛曰齊桓救邢封衛養乱為功晉文伐衛致楚陰謀取勝二君他事亦多類此

無已則王乎

大註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謂必欲孟子言也

○王謂王天下之道道字重對上文桓文之事說一說王必欲言之不止豈以其為王天下之道乎此說非甚矣孟子之善言也梁惠所問在利孟子不言利而言仁義然仁義自無不利也齊宣所問在霸孟子不言霸而言王道然其功效更萬萬於霸也故始也似拂其志終則實有出於其意外之望者此孟子之所以為命世亞聖之大才而其辨謂之雄辨與本是理勝

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德字輕看不必云齊王以王道本於德也只是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王

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云
本意言卿試度吾能保民否也乃不敢質言而謙之曰若寡人
者豈亦可以保民耶言恐不能保民而王也故孟子下文屢屢
於不為不能之辨
將以嚚鍾嚚本嚚郤今曰嚚鍾則是因鍾之嚚而嚚之使嚚者
不復嚚也作活字看○嚚鍾之嚚如予有亂臣十人之亂字意
○嚚郤之郤與隙義同○嚚鍾之嚚謂填嚚也如古人以亂為
治義一般○嚚鍾亦有嚚鼓後篇師行而糧食下小註曰君以
軍行祓社嚚鼓亦解作殺牲以血塗鼓鼙也
若無罪而就死地
○無罪指人言然則牛豈有罪乎蓋憲王平日惟知人之無罪
者使之就死地為可哀以為至所不忍者也一旦見牛之觳觫
乃亦覺有似乎此者故不忍而以羊易之分明是見牛未見羊
也○一說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何嘗是以人為死曰以
牛無罪若人之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既言其若人之無罪而
就死地則牛無罪而就死地明矣故此承而言之不必屬若字
也○一說若無罪而就死地正指此牛觳觫之情狀言之言似
若無罪而令就死地然者如此說方於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地一句為無碍而於若字亦有安頓此似不如前說
然則廢嚚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必欲生此牛也天資如此孟子安得不眷眷而日望之
又心足以王矣

○既曰是心足以王矣足矣又曰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何意盖緣着不忍字要生議論是心不忍之心也不忍於一牛而忍於百姓乎達之於其所忍仁不可勝用而王道畢矣○一篇生意皆在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二句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只從此生議論

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亦不消如此說孟子已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了又何消解剝盖孟子此三句話意思直是欲王察識其本心而擴充之今齊王畧不見有察識之意只管吞得冷淡來所以孟子又設法以開之難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云云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王又只恁順承將去都無合殺孟子乃爲之解曰無傷也云云才起得他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一問○既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明其果出於不忍也所謂是心者即指此不忍之心也愛字正對不忍字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者計其財而不忍者痛其死孟子着此兩句所以提掇箇不忍字惟其實有此不忍之心故足以王也此兩句又似爲下文根本然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辨論

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孟子只得齊宣王吾不忍其觳觫一句遂堅執着不忍字一開一闔百方開導要他察識而擴充之○是心足以王矣不是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爲有此心在擴而充之則可以王天下矣擴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百姓皆以王爲愛也一句亦甚喫緊盖不着此句無以發其

論難而啓其察識擴充之端若只言是心足以王矣他不曉問便只恁地訖了甚麼孟子之善于言語也○以羊易之亦無許大見識然當時若計較著則不成易矣惟其無計較所以見其爲一時惻隱之真心所發見而有符于仁術也此正所謂尒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者也○又此事在孟子開導齊宣則云然耳若在聖人則自能遠庖厨縱使見之亦不至以其觳觫而改用羊也蓋宣王之易羊者仁也聖人之不必易者義也此時正用義之時所謂食以時用以禮者若易牛之事只可於無心中一行耳如每見每易則於道悖甚矣故曰孟子主於開導齊王則云然又觀孟子之開導時王處每每生權立論如齊王嘗自病其好貨彼則告以好貨無傷與民同則可王自病其好色則又告以好色亦可王以至好勇好俗樂皆謂其無傷而就於其中斡旋之使進於王真命世之大才可與權之君子也

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察識如下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擴充則須是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所謂反其本而推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者也

○孟子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直是要緻出他見牛未見羊一句惜乎王之不能然也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夫孟子固知王之不忍也今而曰云乃亦似以王爲愛然者特

故爲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耳設使王能反求而得其本心則如何曰只是認得是見牛未見羊便都了此却是真情也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是反辭不宜直辭言我若非吝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哉所以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蓋被孟子難得来迫自迷其向日處心之所則是不忍也非愛也

○問當時宣王若能反求而得其本心則將如何爲辭曰合當云見牛未見羊也子今言之於我心猶戚戚焉即問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便快了見牛未見羊也

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言不可自沮了決須行得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言初未嘗肯不忍之心之可遏於事何所妨礙謂之理未形以是時未有心可言故曰理而已蓋理素具而心隨感而發者也理亦仁也即所謂性也心則統性情見牛未見羊也則其爲不忍而非愛也不待言矣○惟其見牛未見羊故以未見之羊而易所已見觳觫之牛使牛與羣鍾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術也此二字就發用上說其本體具於心者用不得術也○術謂法之巧者於難處之際而有善處之方是謂之術得術處只在兩全無害上○小註朱子曰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擴充得去有甚盡時此言人心爲仁之宅如今日見牛而惻隱之心固發矣設見

羊之觳觫則又有惻隱發焉雖至於十百千萬凡見有不可忍處皆隨感而發無有盡時故曰仁不可勝用

○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固是矣然獨柰釁鍾何若但以釁鍾之不可廢而終殺之則一念之仁自我而發亦自我而遏矣今又姑全此牛以行此一念之仁則釁鍾之禮又自我而廢矣故以羊易牛爲得其術然初來齊王之以羊易牛亦未有此巧妙見識亦偶然適合於仁術耳孟子意主於開導故爲是獎誘之說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若平時之聲人誰不聞又安得一一不忍食其肉耶

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齊王之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便正是符著此理則是一仁術也○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爲不能屑屑然以所未見而易其所見也○預養其心即廣其爲仁之術也重在預字上養之也預則不至有是心而抑遏不得施者矣故其仁術自廣蓋有不勝計者矣

○君子之於禽獸也至遠庖厨也此因見牛未見羊及之孟子開導齊王本意不重在此○庖厨庖取烹炰之義周禮有庖人厨庖屋也○夫子言之專指仁術一條

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句最重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在此蓋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

於我心有戚戚焉正被孟子見牛未見羊一句打動了使得他前日見牛穀觫之光景宛然如在目要見得此心不從外得意依舊是前日之心復作豈待外假反而推之在我而已吁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哉○於我心有戚戚焉乃知此心不從外得此二句最要看得仔細是孟子所以斷知王之可以保民處故又曰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齊王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孟子荅之若曰惟在反其本而推之耳故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反其本只仁民是本以民對物下文云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也

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舉斯心加諸彼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是所謂反其本而推之也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所謂由親親推之然後及于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此正反其本而推之也齊王却未知如此做去故孟子又拳拳於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之問○一說未知反諸心而推之以保民也未善反其本云者謂從頭起也即所謂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云云此句即張南軒所謂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者也

則王許之乎

註許猶可也猶言准他說否○此仁術猶言仁道不必與上文一例看爲上文有難處者故

術字重此則泛言耳○一說只是上文仁術但是推廣出去更無難處善處之說矣此說爲正當○難易二字不必依饒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

及人之老自吾老而推之老吾老則自何地而推之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惟毋及其序則是○天下可運于掌言四海可得而保也天下對上人字天下則盡乎人矣對下文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是推恩足以保天下可運於掌只保四海然又必曰推恩足以保四海者故字承舉斯心說來而與下面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反對說○大註運於掌言易也蓋即上文莫之能禦也又足以之意

詩云刑于寡妻云云

○引此詩重在序上解詩就揭一心字嚴應前是心字是心也所以老幼吾老幼者此也所以及人之老幼者亦此也如此則天下可運於掌是心足以王矣此之謂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有欲不作效言只作保民言者愚謂言則凝推恩二字已有保民在內了二則又凝足以二字隔看姑得作效說

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以心對彼而言則寡妻兄弟家邦盡是彼也

此一章心字是骨子○詩之所云舉斯心加諸彼也然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是心所推乎心字最重通此一

章是心字做骨子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
大過人是以保四海之功業言所以能保四海者惟能推恩而
已古之人指二帝三王言○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爲是孟子
平生工夫受用只在此○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非善推
也○心之所加者即恩也以其見於行事故又謂之所爲○今
王及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此推本與前面及
其本而推之之本字不同蓋即是上文故字也推字亦不同此
易見○饒氏曰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及而見
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及而見得親親便就親親推而至於仁民
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

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運
屬行視屬知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量然實當作活字看
○或曰如此則度字當作入聲曰還作去聲不害爲活字若心
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
心之應物上蓋民與物皆物也仁民愛物則是應物也難道物
有輕重長短又難道心有輕重長短○本然之權度謂當然之
理也不容人爲者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具焉孰爲重孰爲輕莫
不各有本然一定之權度○上文既發其端曰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分明是含說箇輕重長短之當

度在裏面蓋齊王正是輕重長短之失度者

○上文末句是結其所以愚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之故此則承之而言禽獸與百姓孰爲當重孰爲當輕請比度之一定是百姓重既百姓重王乃愚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其故何哉是豈以三事爲快耶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於此亦可以度矣此又是一重度了要看集註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之所以二字此三者既是言其所以此上文度字豈不又是一重下條亦言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心爲甚

果何以見心之當度尤甚於物處曰試論今有一匹布不用丈尺以二丈爲一丈只是這一匹布上失耳若人君於民物之間失所權度至於愚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則將有所謂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者其差視以二丈爲一丈者相去何如看是甚乎不甚乎

○朱子小註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心之輕重長短難此是心爲甚一說了又曰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心差了萬事差所以心爲甚此又是爲甚之一說今定只依大註此二說俱小異看來只在不可不度上有甚且其曰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心安有輕重長短須應物時就那物上方有箇當重而長底或有當輕而短底又曰心差了萬事差如此則心之不差只消一度了蓋事至物來千態萬狀其輕重長短當隨物賦形惟

在居敬窮理以照之耳若謂心一差則萬事都差則未應物時初何差之可云既應物則又未有萬物一時俱差者大抵應此一物差固是心差應彼一物差亦是心差差字面所該亦廣如此看方可通○若云一心如印文印文正打過千張紙萬張紙俱正若印文不正則千張萬張俱不正此固是理如此但自此處言則度字說不去其或輕或重或長或短自有許多要看得細膩方得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對言之度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單言一事之度也下節以兵興臣危搆怨諸侯對觳觫之牛看則孰爲當重且長邪此指以問王之意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雖正是請王度之處其實又更深一節蓋是言其仁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處耳集註分明○王之所以功不至百姓興兵搆怨累之也王之所以興兵搆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蔽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意謂此比觳觫之牛如何

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兩此字同都指三事尚明於他亦指三事之不快獨暗於此則又指欲之誘與上文此字不同

欲闢土地朝秦楚

必闢土地然後朝得秦楚既闢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俱吾所
涖而四夷於我乎撫矣涖中國而撫四夷此句又要看一而字
似不苟
猶緣木而求魚也
緣攀而升本義曰躍者無所緣反看則緣字之意明矣○緣攀
附而上也離騷首篇十九條註有曰薜荔緣木而生○木在山
魚在水求水物而于山非其地矣恒六三之所以田無禽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所謂霸必有大國也○今王發政施仁至其若是孰能禦之所
謂王不待大也○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於王之野云云所謂朝秦楚莅中國就在其中矣

蓋亦反其本矣
此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又不同○反本說見下文只是發政
施仁其曰使天下仕者即發政施仁有以使之也故曰發政施
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然則盡心力於興兵構怨以求王天下
抑末矣本字當如此照看○發政施仁而王於天下士者皆欲
立於王之朝云云則大欲得矣故曰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願天子輔吾志云云請嘗試之
孟子以爲惟保民而已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
民云云左右是前面意更端而詳言之耳○此章與孔子答哀公
問政一章一般只是一箇意思疊出而詳言之耳
明君制民之產

今也制民之産都虛說
王欲行之則盡又其本矣
此又其本又與前又本不同註曰使民有恒産者又發政施仁
之本也是指發政施仁中之大者以爲之本也如孝弟爲仁之
本一般都只是仁中事
五畝之宅
此言制民之産之法也保民之實事也所謂及人之老幼而運
天下於掌者也○末段繳提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而
不無收頒白不負戴一意何也曰禮義生於富足衣食足則禮
義興矣況老者衣帛食肉便是少者知所以養之故老者得安
於衣帛食肉而自無負戴之勞亦可知矣聖賢語話自活落然

亦不至有晦漏或舉重以見輕或提此以該彼不如後人文字
細着格子做○此言制民之産之法也謹庠序之教序於制田
里教樹畜之後分明是先使民有常産然後得有常心所謂然
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意不是教養平說此釋之曰此
言制民之産之法也
○此一章書通是說王道之易蓋因齊王謂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又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又曰何由知吾可也皆是難
之之辭故孟子答之一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引胡齕
之言而曰是心足以王矣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以至天下可
運於掌言舉斯心加諸彼通是易的意思至於百畝田五畝宅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則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豈不信哉

○自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至是心足以王矣則是言齊宣之可以保民而王者以其有不忍之心也○自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至是以君子遠庖厨也則於告語之中寓開發之術欲王反求而自得其不忍之心以爲保民而王之本也○自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至折枝之類皆以明其決可以保民而王而自不爲也○老吾老一條則正言是心足以保民而王之實而恠宣王不能推之以保民也○權然後知輕重一條請王度愛物與仁民孰爲當重且長孰爲當輕且短也○抑王興甲兵以下又明知宣王之興兵搆怨以致仁民之心輕且短者由於求所大欲其勢之不得不重此也故下文反之而示以得所大欲之本在於制民之産乃是心足以王矣之實事也○用恩與推恩何別曰單言親親亦爲用恩仁民亦用恩愛物亦用恩也推恩則有次弟故曰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云云是心足以王矣

蓋亦反其本矣又云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前言求所大欲之本在於發政施仁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云云後言王欲行之謂發政施仁也則其本又在制民常産焉而恒産之制也何如五畝宅百畝田云云後乃繼以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者然後驅而之善之意也故大註統以爲制民之産

○人之所以能參天地賛化育者亦只是一箇心而已此一箇心在人所用何如其所蓄元無限量其出之固無窮已時亦無有窮極處也今人雖各有是心而猶未真知其日用間無一毫

不是此心之主宰運用也但人有用得盡者有用得不盡者有用得正者有用得不正者有用得大者有用得小者有用得遠者有用得近者如堯舜孔孟一心用之於滿天下無處不周匝又直用至千萬世而猶不竭此最善用其心者也嗚呼吾雖知之而晚矣同遊之士幸早悟此再不消多言然要用之於正學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惠王沼上之樂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同樂之效宣王問威文則默威文之無足道而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又復言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之耕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時進之哉庵集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瞭然熟誦足矣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

莊暴見孟子見如字特地來見也

暴見於王他日見於王曰見音現有因得見也

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云云則齊國其庶幾乎

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見於王云云如孔子答孟懿子問孝曰無違其中正有意在而孟懿子不能問故因樊遲發之大抵言有序聖賢家法如此

齊國其庶幾乎

言可王也不謂只是能治其國孟子大凡說着與民同樂處便是到王天下如好貨好色好勇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之類是也

今有以前只言齊庶幾後乃言可王爲疑者非是此何須疑

王語暴以好樂○謂已好樂也○曰好樂何如暴問王好樂何如也疑有病於治也○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二句意謂不足以潰賢者之聽也

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條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與人與衆所謂甚也就不若字照見得即所謂與百姓同樂者也○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言但好樂之甚則齊其庶幾不必計樂之今古也○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此皆實理蓋古樂好之甚固足以王分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豈過為是無據之雄辨而已哉故范氏曰其實今樂百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雖今之異耳而楊氏亦曰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額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蓋咸英韶濩古樂也夫不與民同樂雖古樂亦何害二氏之言得孟子之旨矣○范氏曰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其實說時不要入同樂意思同樂意思却入在甚字內

孟子只謂今樂也是這鍾鼓管絃古樂也是這鍾鼓管絃今樂古樂亦可以為樂古樂亦可以為樂今之樂何異於古之樂哉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俗樂如何能亂雅愚謂以人心之正而言則雅樂固非俗樂所能亂以人情所便而言則人情自為俗所亂故魏文侯曰吾聽今樂而不知疲聽古樂則思睡矣蓋其中

於人情所便故也

可得聞與

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無今樂猶古樂不重在琵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

王氏曰下樂音洛朱子從古註然以文義推之則下樂如字上

樂音洛爲是若從古註則朱子當時似尚欠一句云樂故樂也

○依朱子元註上樂如字下樂音洛不必依仁山金氏蓋上樂

樂字自含有故樂意在如勞羣者往焉雉兎者往焉亦不必有

採擊字而自含採擊字意在矣

○獨樂不若與人之爲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爲甚此是開導

出齊王之善心處不消善爲之開說蓋天理之權衡在彼之心

所自有者音特導導之使自見耳○凡言開導者如治水然只開

一隙以導其流耳善何容力焉○孟子最善於言語善於開導

先曰以挺與刃有以異乎侯其曰無以異也然後進一步曰以

刃與政有以異乎先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侯其曰不若與

人矣然後進一步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先之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侯其曰然矣然後從而曰白羽之白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其言猶階級而不驟善入而

難拒此雖是理精亦是才到也

今王鼓樂於此條

管　管六孔如遂併兩而吹之者也遂今之笛也

簫　簫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而短由中聲而上下之

○鍾鼓之聲管籥之音猶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互文耳下文車馬之音可見不必拘聲成文者謂之音正韻音下註云聲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音也○詩大序曰情發於聲成文謂之音註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不和也

愚按舉天地間萬物之有聲者皆謂之聲至於音似屬人所作以節度乎聲者似有樂有音故正韻據說文云宮商角徵羽爲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爲音樂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若是以車馬之音言則此處亦難拘以此義只是互文○旌與旗不同旌有毛羽旗只是畫帛但旌有旌竿羽旄集註曰旌屬旌總名旄

詩共爲之一也按詩經出車篇有旗有旐有旂有旌有旄周禮有九旗之類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曰旌○翟者江淮間雉青質倫五色者說文山雉曰翟出正韻

○出書經

羽

旄

田獵

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獵亦農家之事故亦謂田也與○獵逐獸之名也○古者四時之田此田字非田疇之田乃田獵之田也○文獻通考卷一百五之十卷田獵門曰天子

諸侯無事則歲行兎苗獮狩之禮○又曰獻禽以祭祀○又曰致禽以祀祊云○又曰田者大芟草以為祊○又曰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又曰已有三牲必曰徂者孝子之意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谷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又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註三田夏也○又曰豺祭獸然後田獵

疾首蹙頞

疾首蹙頞者蓋飢者弗食勞者弗息之情狀也然疾首蹙頞對欣欣然有喜色看亦是臨時然也上帶聞字蓋其心元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唐人吳融作華清宮詩云四郊飛雪暗雲端惟此宮中落便乾綠樹碧簷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謝君直註曰知華清之煖不知外邊之寒士怨民怨軍怨皆不暇問矣如之何不亡此詩意在言外殆非止詩人語也

不奇巧○愚謂當時人君好樂而不知民之父子不相保兄弟妻子離散正不知外邊寒之謂也以其有定相發明者故附錄之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不與民同樂獨樂耳獨樂不若與人非好樂甚也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

民愛其君惟恐其疾病故曰庶幾無疾病與庶幾猶云殆也○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中間都著不然二字貼說○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言其但恣

已之樂而不念民之瘼也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惟恐其有疾病見其能鼓樂而喜也所謂民亦樂其樂也不與
民同樂則民咨怨之與民同樂則民歡樂之
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大文此字兼鼓樂田獵而註獨云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
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蓋田獵亦好樂之類也故舉以好樂
朱子不如後人計較今人多以此致疑亦未矣此何足為疑義
○與民同樂者非同鼓樂也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云云也下
條言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即是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因上文言一與民同樂則民之悉樂有若此以此見得王能同

樂則天下之民皆歸已而王業成矣豈但其國之民欣欣相告
而已哉○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只用說好樂且應上文王
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
民窮財盡○財盡者民之財也方起得下文云云○樂以和為
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不得人和矣此易所
謂人心和樂以應其上為豫也○姑正其本而已本即所謂樂
以和為主也主亦本也○咸英韶濩古樂也○咸池黃帝樂英
帝嚳樂咸池謂澤無不施也英華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文王之囿方四十里蓋宣王時已有侈心矣故有四十里之囿
當時愛君者或規以其制過大而諛佞之臣必有引文王七十

里之圃以為之辭者如陳賈所謂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之類宣王盖喜其言之便於己也故質諸孟子云○蕃育鳥獸之所如籠中之雞豢中之豕此只可謂之育不可謂之蕃育蕃育者度閒曠荒野草木自生禽獸自居之地使得以生聚長養而吾時徵取之非惟以為逸豫之資而祭祀賓客之需亦於是乎取焉○四時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四時皆有農隙也○稼穡場圃之中種曰稼斂曰穡又詩經在田曰稼在圃曰穡二說相通盖種之在田曰稼斂之在圃曰穡○然文王七十里之圃其亦三分有二之後也與

○然南軒猶以為文王豈崇圃如此盖其蒐田所及民以為文王之圃耳以勞苦得往知其然也愚謂此說似長盖文王不縱

意于田者且雖曰三分有二然當時靈圃亦豈至七十里之廣信然文王亦非制節謹度者矣況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既曰以服事殷則疑不敢安於七十里之圃矣使真有七十里之圃則似已侈於禁矣縱曰禁壞宮室以為死圃文王之囿七十里亦為五十步之於百步者矣集註曰其亦三分天下有二之後也然則固亦致其疑矣

於傳有之

輔氏曰亦言據古書有此說也然未必其然否看來孟子都不肯辯折他只要大處合正便罷如焚廩浚井之說最宜駁倒孟子亦不之駁只要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便罷

若是其大乎

真西山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四篇有曰文王之囿百里初不經見而於傳則有之孟子亦欲齊王與王同樂故其爲說曰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蓋文王之囿旣與民共其利則囿之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宜乎猶以爲小也○文王之囿旣與民同吾見囿愈大則草木愈茂禽獸愈蕃芻蕘雉兔之利愈無窮矣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夫殺其麋鹿其罪本不至於殺人者等也但齊王有殺其麋鹿者輒以殺人之罪加之故云則是方四十里爲穽於國中

夫愚民見麋鹿必逐而殺之而豈知其國之有禁且至如此之嚴乎故曰爲阱於國中阱坎地以陷獸者捨其不知而取之也故用其字○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關蓋與隣國交接之界限也以此推之恐爲太公周公之封齊魯爲方百里者爲可疑而左傳所載管仲之言云云者亦可參證也○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利其麋鹿也而乃因以殺身是以囿爲陷麋鹿爲餌也○可惜以四十里生物養人之地而設險以供一人之逸樂此外全爲荒棄無用之地矣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

宣王之時諸侯失睦今日東國來侵明日西國來伐以兵則或不敵以盟則或不信以禮則又或適以示弱而已宣王所以有

交隣之問也況交隣講好亦先王之令也○如梁惠王則東敗西喪幾至於不支但憤於喪敗故有雪耻之情在齊宣王則與隣敵相持互有勝負宜有息爭求寧之意故問交隣之意此一問亦好意思

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

仁者以大事小智者以小事大大槩都是忍小忿而已○仁人之心寬洪惻怛寬洪故能含容人不恭惻怛故能矜人之惡而不較○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小之事大一則義理之當然二則時勢之不得不然也此正所謂天者理勢之當然也知兼明理勢仁則惟見理而不見勢○勢在已則當忘勢在人則當順知者之識時勢順其勢之在人也仁人之無計較大小强弱之私忘其勢之在已者也樂天畏天之分正在此

文王事昆夷

○詩綿八章曰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本謂太王事然孟子後篇稽大不理於口章曰文王也豈孟子時是以此詩爲文王事歟曰然也故朱子於此亦曰文王事見詩大雅大雅再無他詩言及文王事昆夷事者○獯鬻即狄人也狄人與昆夷不同太王初居邠狄人侵之乃去而國于岐山之下又爲昆夷所愠而侵之綿詩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下文曰柞域拔矣行道兌矣通也昆夷兌矣竄伏也維其喙矣禍息也又註蓋已爲文王之時矣想文王初年亦須字之也若依肆不殄厥愠則是小事大矣此須重講明文王事見詩大雅大抵亦非以肆不殄厥

慍亦不殞厥問二句爲文王事昆夷事實也盖以昆夷事在大雅之綿而因可見文王事之之事畧而已○若後篇所謂文王也乃是謂文王足以當之如上文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孟子亦非以孔子爲事實也○按綿詩周太王事昆夷猶爲以小事大至文王時國勢日削則爲以大字小矣但太王事昆夷在事薰鬻之後昔者太王居邠則爲薰鬻所侵及去之岐山之下則又爲昆夷所擾是兩項事

○交隣國有道乎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見齊宣之於隣國其大者則當以智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二端之外無餘法矣○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是故太王事薰鬻句踐事吳盖孟子胸中是先有箇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四句然後說出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況仁者智者已有所指了

○說仁者爲能以大事小必曰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說智者爲能以小事大必曰太王事薰鬻勾踐事吳見得大事小小事大占之人皆有行之者而今當法而行之也如言有故事然○仁者若居小國必能以小事大智者若居大國未必能以大事小耳大全亦有此說

大事小者樂天者也

天者理而已矣輔氏曰即程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則道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逆理故曰畏天雲峯胡氏曰字之之心

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須味一自字見樂天之意又曰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不敢逆理味不敢逆理字見畏天意○又曰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寬說不專指事小也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愈字似下不得則是更進一步非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之禮而其規模愈收斂愈謹密此說似疵○制節謹度制字與謹字相對制猶守也自節限也節字與度字相對按記路國名第二十九板載云公侯卿佐謹度以事其上則全於臣制節以御其下則正於君○鄱陽董鼎孝經註曰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守法度也愚謂不止財用當有節况此處須就以小事大上論若孝經則下云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固指財用也○樂天者無所爲而然畏天者有所畏而然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真實會保天下會保其國或謂只是論其氣象與規模而已非也其曰保天下之氣象保一國之規模者盖謂樂天者如何屬以保天下畏天者如何屬以保其國盖樂天者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便是保天下之氣象也故屬以保天下也云且氣象無迹而難量規模則有限矣此又朱子用字之意○以大事小者無所爲而然惟知循理之爲樂不知勢力之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也若以力言之以戰可勝而不求勝以攻可取而不肯取凡於强弱大小等處都忘却不計較了故曰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不免於有所畏而然然能如是則亦可以殄絶人之愠悶而無隙之可乘矣故曰畏天者保其國盖孟子但論道理都帶箇後效與時君言多有勸有戒疊疊是此意曰保天下保其國爲宣

王言也而語類又拘拘於氣象規模者蓋非有此氣象有此規模亦無緣有保天下保一國之事矣○樂天者保天下仰說做效蓋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則天下皆翕然歸心矣天下安得不爲其保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只申畏天者保其國若今人立言有此一證無彼一證則此一證亦棄了駢驪之弊甚矣

寡人好勇

勇即小忿也宣王言寡人好勇猶言不能忍氣相似故孟子曰王請無好小勇

夫撫劍疾視

撫劍按劍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必如此解方見得義理是正氣而與小勇異趨也○事大恤小故字小爲恤小以其理一取音韻之順耳

詩云王赫斯怒

其上文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阻共王赫斯怒云云○傳曰賦也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辭如下文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捨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慕慕也言畔離情以狗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府阮國名在今涇縣共阮國之地名今涇縣之共池是也按過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

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盖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荅天下之心盖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小註云有所畔援歆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遏詩作按止也詩傳則曰按遏也然則其義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上曰莒詩作旅繼之曰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下句不用莒字則此一字斷當從詩作旅矣盖衆則旅也莒字未詳何義通考趙氏德曰莒當讀作旅○密人不是來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是方伯而密人乃敢擅興師以侵阮是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又曰以遏徂莒以篤周祜密人不是夷狄姑姓之國也○侵阮徂共密來侵阮已至于共矣

書曰天降下民

按書泰誓篇述武王之言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輔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予曷敢有越厥志○惟曰其助上帝盖天能生民而不能使遂其生天能賦民以性而不能使盡其性今作之君師正賴其能治民使遂其生教民使復其性爲有助於上帝既曰天又曰上帝者帝以主宰言也○寵之四方因君師有以助乎上帝故上帝寵異之於四方使之高位乎九重之上統有乎萬方之衆而富莫與敵貴莫與並矣○饒氏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此語皆

是但下又云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此却未安盖孟子之越厥志亦不但指民凡諸侯卿大夫亦有稱亂者耳且書言予曷敢越厥志是武王自謂我非敢越厥志而僥倖非望也一聽天命以除暴安民耳○味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之辭其氣象嚴毅正大凛凛有不可犯而天下倚以立命之意信乎一怒而安天下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

言天下設有一人作亂而暴民者武王耻之必除之以安民也○或曰一人衡行於天下謂紂也如此則集註當有明訓方是衡行不順道而行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必是不宜也既是天下不宜有一人之衡行則皆是遵王之路遵王之義者而天下安矣是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也○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處只從上文看出不須說出外來○丘先生曰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渡海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斯民生于元狩太初之間大業至元之世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吁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後世人君尚知所監哉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承上文文王武王之一怒安天下而云也故註以王若能如文武之爲什之是乃設辭也

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言要他如此也○問孟子既教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又安在

其能事大恤小而交隣國乎曰此又是一意了此章當作兩截
看蓋自宣王言寡人好勇則是已不能事大恤小矣故孟子又
從他好勇處引將去不復拘其恤小事大矣故摠註曰此章言
人君能懲小忿云云安天下前段似未有懲小忿意然小國雖或
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
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此非忍小忿而何亦見得齊王所以不能
事大恤小者正坐此病也故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問既是一怒安天下矣又安得爲恤小事大以交隣國邪彼
小國之不恭大國之見侵陵也若皆在所誅耳或應曰小國之
不恭大國之侵陵尚未至於暴亂也曰如此則寇人不恭文王
何以必誅寇人侵阮文王何以發怒亦非也大抵只說到大勇

處便不復顧得事大恤小以交隣國矣蓋恤小事大者只爲交
隣國言也故摠平提曰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隣國此
節到于時保之住自此以下則是說能用大勇則能除暴救民
以安天下又是一截意思了然亦必能懲小忿然後能用大勇
私也爲其害民也既爲其害民而忿便屬大勇矣故湯雖嘗事
葛而不免爲匹夫匹婦復讎當時非不忿也但其名謂之大勇
耳○恤小事大而不計小國之不恭大國之見侵陵者此意只
是要說入那交隣國圈子裏去耳若說到大勇處則乾旋坤轉
雷厲風飛不暇顧此細行耳○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
可無如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同一

怒也生於道心者謂之義理之怒發於人心者謂之血氣之怒然理實主乎氣而人心當聽命於道心也故曰可以見性情之正而天理人欲之分於此乎見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雪宮王之離宮也時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若說王在雪宮而見孟子則當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矣且與大註下文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及小註所謂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者不相符合耳○離宮輔氏曰別在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蓋如漢之甘泉唐之九成之類離宮想今古皆有之○或曰王之離宮孟子豈當館於是殊不知孟子之滕亦嘗館於上宮矣上宮亦離宮也況孟子當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此自是常事且自以爲如其道舜授堯之天下不以爲太矣

賢者亦有此樂乎

以其非賢者之素有也故曰其辭驕

孟子對曰有

此有字正荅齊宣王亦有之問是說賢者固有也賢者亦安得有此孟子意以爲當得也如荅彭更不已泰乎及荅公孫丑不素餐兮之意○集註言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以下盡屬在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句內與有字無干輔氏之說不是○言人君能與民同樂云云此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爲人皆有此樂也○輔氏謂大

註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此什有之一字非也不可不辯最易悞人下註雲峯胡氏却說得明白

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曰有然不但賢者有此人皆須有人有不得則非其上矣所以人君要當與民同樂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盖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元無許多道理可說若只管以爲當有則賢者似不宜以此爲事故孟子只用一箇有字荅了便罷再不復顧此問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道理爲正當而切要甚矣孟子之善於開導人君也

對曰有然不但當使賢者有此樂耳凡人皆當使有此樂也人若不得有此樂者云云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韓子作文嘗得此法如曰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又曰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或用上句陰助下句或用下句陰助上句亦言語之法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民之樂自是民之樂其樂自是君之樂如宣王之雪宮景公之遊觀是也不要曲爲之說曰以民之樂爲樂此便是君之樂如此則必民得遂其樂而後君得遂其樂民既得遂其樂矣又代人君之樂也或要牽强樂民之樂揔是

與民同樂豈樂民之樂外人君都不可有臺池鳥獸之樂了文王又何以有臺池鳥獸之樂

其曰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者豈樂其樂此非其樂民之樂不足以致得是樂以天下至於民亦樂其樂此非其樂民之樂不足以致之愈見得樂以天下也憂以天下之義亦然○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不以已也○樂民之樂者所欲與聚憂民之憂者所惡勿施也國君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如何就是樂以天下此天下字正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之天下同故曰不以已也○蓋得安其居者民之樂也推已及民使民必得安居者君之樂民之樂也○不得安居者民之憂也惟恐民之不得安居而爲之防制其憂者憂民之憂也

吾欲觀於轉附朝儛

轉附朝儛蓋旁西北近齊國都海在其南故曰遵海而南琅邪則齊東南境上邑名也海皆在東南地方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蓋嘗聞有省方觀民之說矣不然無此問也然竊於大戒於國出舍於郊興發補不足則所謂欲觀轉附朝儛放于琅邪者皆不果矣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云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又必解曰述職者述所職也是何也正以見其無非事者言一爲巡諸侯所守而行一爲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是皆

非無事者○曰巡狩也曰述職也便見是無非事者非訓解之辭○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諺衹言王者蓋畿內之諺也孟子引以爲證則不拘於諸侯耳○夏諺只帶省耕省斂不必通管巡狩述職○上言巡狩述職只說得非無事而空行說恩惠及民不得恩惠及民須是補助不足故夏諺只可帶省耕省斂說不可通帶上文況巡狩者巡行天下欲就便省耕省斂亦不得只省畿內○或曰省耕省斂爲民事也非遊豫也而乃以爲遊豫何哉曰巡狩述職亦豈遊觀也哉而孟子乃以答遊觀之問何與故省耕省斂亦說得遊豫以夏諺屬省耕省斂斷無疑

○省耕省斂天子諸侯都有此法都是先王之制也此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天子只

省其畿內於天下則但巡狩以考其田野之治不老幼之得養與否而爲之賞罰耳○省耕省斂每年春秋二行至於巡狩述職三代則五十二年方一巡守諸侯六年方一朝見小註○堯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夏諺曰吾王不遊云云孟王畿之諺也或謂吾王不遊則諸侯無所取法而吾無以休矣此說未是只看朱子註可見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得是諸侯取法了方有恩惠及民○問遊與豫如何分曰無分曰何以重言之曰此詩歌體也且如詩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又云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荇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又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又云樂只君子福履將之此類不可勝舉可以

證解矣然此類詩猶隔章之句也至如芣苢之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之類則正與此夏諺相符盖歌詠故反覆重復其辭而不爲厭也其實遊便樂也遊豈有不豫者哉豫豈出遊之外哉若說豫是不必出遊而樂凡在宮室苑囿皆豫則在宮室苑囿難於施恩惠及民也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分明是省耕斂而助不足者也

○一遊一豫遊者遊行巡視也豫盖如田獵之類二字須當有分別方是此與前說異按此說爲是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

言君行則師從師從且糧食非惟供億之費民實出之而夫征之擾民實供之故飢者弗得食勞者弗得息○按饒氏曰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以糧如此則只是人君食糧矣愚嘗笑而駁之曰恐糗糒之屬非當時食前方丈之諸侯所能其矣○左氏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師字當如此認故大註曰二千五百人爲師○賄賄胥讒就是民乃作慝也

方命虐民

太註方逆也按書經方命圮族傳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負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格詔令也○糧謂糗糒之屬糗麥米麥也糒乾飯也○胥相也共也胥讒非交相怨謗也謂相與謗怨也與聿來胥宇之胥字同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此與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者不同從流下分明是放舟隨水而下以遨遊也乃實事也○若流之流水流也流連之流舟

流也

從流下而忘返謂之流　一節

此釋上文之義也是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至景公悅以下則兼述其事○從流下而忘返謂之流順水而下固謂之從流逆水而上如何亦謂從流盖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流下自上逐流而下也從流上自下逐流而上也下句從獸之從亦是逐也○言廢時失事廢時指荒失事指亡其上文開兩段解曰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此則揔言之曰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

言先王之遊非巡狩則省耕省斂也是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也不必拘述職也○或曰是爲先王之法如此則兼得述職意盖景公時諸侯猶朝於周天子

景公悅大戒於國

大戒於國謂布告境內以圖回治政也如今政令凡一切勞民傷財之事悉皆停免凡一切奸宄情弊之事盡行禁革凡諸利於國利於民之事盡許陳納無隱之類盖人君但有志於圖回政治便須有一番告命以彰境內之耳目也○出舍於郊自責以省民也盖以示不敢安居深宮之意且於省民之不給爲便也省民者省民之耕斂也故出郊但不知其出舍之時爲春爲秋耳此則不必求者也○興發舉發也

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

以上文觀之君臣相悅之情爲何如哉蓋全在景公悅以下相字不必交互說一說景公欲比先王之遊觀而晏子善之歷歷告以先王之法及今時之弊而請使自擇此臣悅其君也景公聞晏子之言遂大戒於國出舍於郊而興發補不足此君悅其臣也此說亦無妨但恐晏子對景公時尚未必其果能行與否未敢便悅若悅亦須是大戒出舍之後方見相得之情耳且其召大師云云者乃發自景公意也更詳之作樂實在大戒於國之後晏子之悅亦可想見

㊀君之悅臣只用上文景公悅悅字是了然景公之悅晏子而悉以其言見之行事如此則晏子之悅景公又當何如邪此可以想見矣是晏子之悅其君當在大戒出舍之後不必統以上文皆說向也以下爲臣悅其君也況使非景公悅大戒於國云云則臣之悅其君者亦不成矣

盖徵招角韶是也

言今所傳之徵韶角韶是其樂也○樂有五聲獨舉徵招角韶二者以角爲民徵爲事取其切者也景公一旒作樂必不止作二音之樂而已或者當孟子時只有此二音之樂在其他亡失不可知故特舉其見存者耶○每一音之樂皆須具宮商角徵羽如徵招之內固有宮商角徵羽角招之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也此之徵招角招者又是箇大角徵也盖五音旋相爲宮○盖徵招角招是也此一句是孟子述事之言當孟子時此樂盖猶在也故孟子舉以實之

○其曰招者舜樂也當時韶在齊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韶也若說盡是舜樂則畜君者何尤之詩又說不來分明是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或曰虞廷君臣相戒飭亦甚至元有是詩亦不可知

畜君者好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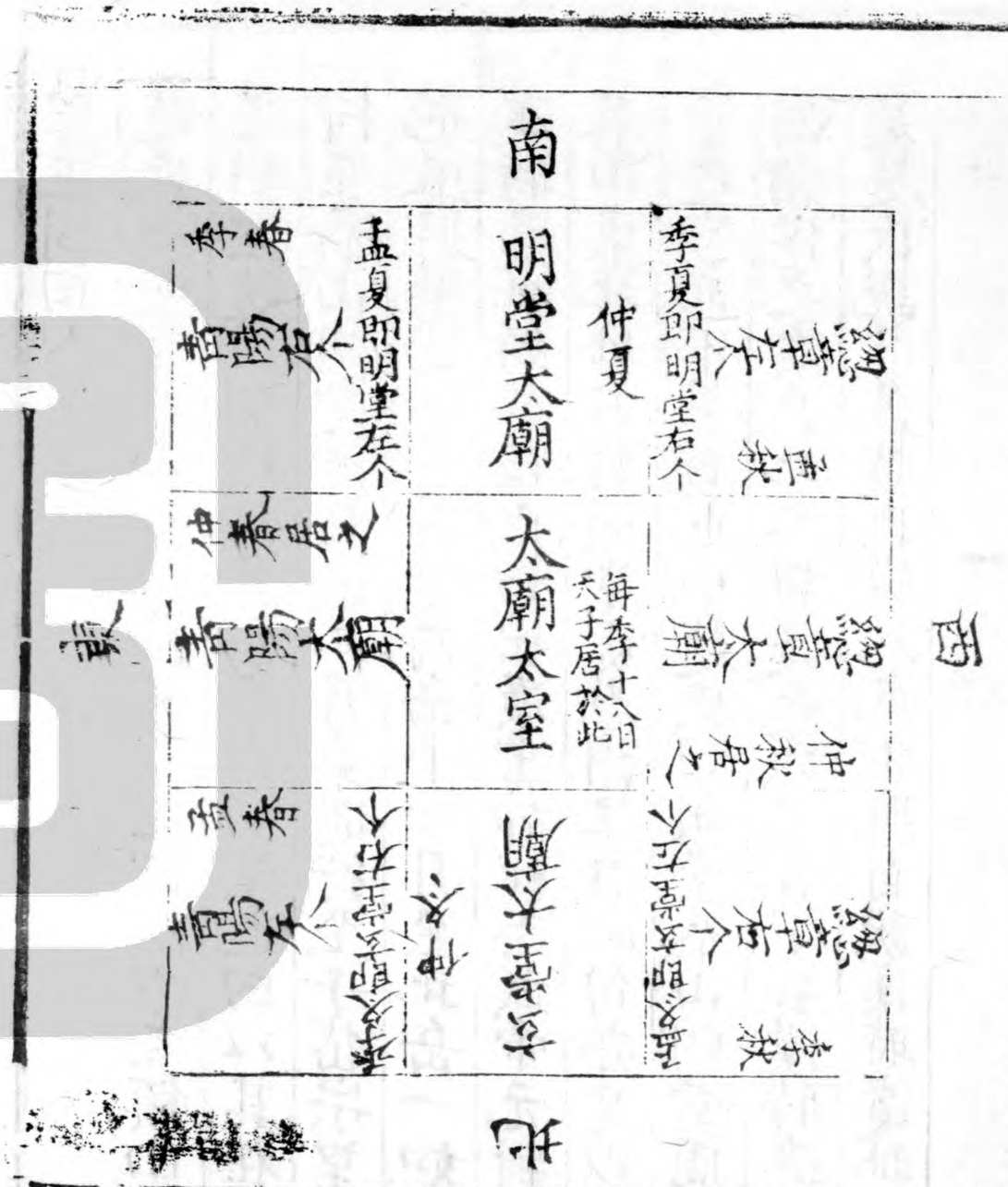
又是孟子解此詩此解極有意○當朱子時無可據了故無言

徵招角招之詩或只是角招之詩或只是徵招之詩耳

○畜君者好君也既出於好君夫何尤哉如此說方見是釋詩意○或曰徵招角招固爲取其切者矣然君臣相悅宮爲君商爲臣獨不切乎曰其君臣之所以相悅者以民及事也孟子當時觀告齊王之意則止重在民與事耳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也天子巡狩隨方之鎮山各設明堂此之明堂趙氏何以知其爲泰山明堂也曰以其在齊境內也巡狩至泰山明堂所謂嵗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望秩于山川者也五月至南岳八月至西岳十一月至北岳一如岱宗之禮○漢時遺址尚在輔氏曰出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愚謂集註此句亦足以證齊王因孟子之言而不果毀也○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只此二句是趙氏之言下云漢時遺址尚在即不是趙氏說了蓋趙氏漢人也不應自說漢時遺址尚在



隨其時之方位開門須是四窻八闥方是俗謂玲瓏窻也

明堂

文獻通考曰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愚按以玄堂對明堂觀之則知明堂者向明之義不如先儒所謂彼此通明之說也○又曰上員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重屋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盖之以茅○

又曰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又曰明堂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脩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行者所居之月掌次以帷幕幄帟爲之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通鑑綱目漢武帝建元元年迎申公爲太中太夫條集覽曰季經援神契云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員下方八窗法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二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通考曰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朱子曰古者祭天地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議者但以爲非一統之王者不宜居此故欲毀之以臣論之王如欲行王政則亦可以王而明堂即王之所居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蓋王雖未能必行王政而實不能無羨慕於王天下也故曰王政可得聞與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養生聲事也○潛室曰文王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者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慈有厲禁者經制大倫乃王道之成此說不如前篇雲峰所謂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與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慈有厲禁者自不相妨也潛室工於立說而踈於明理矣雲峯之說最痛快明徹況所謂限守厲禁者正合前篇王道之始事○澤謂猪水梁謂魚梁饒氏曰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水所通處正可絕流而漁故以爲魚梁也正蕆曰注石絕水爲梁梁所以節水杜詩曰曬翅蒲魚梁

○士農工商皆有所養鰥寡孤獨尤在所先文王之治岐然也

○趙氏惠所論鰥寡孤獨之序及其字義不必盡從惟鰥字爲有義以孤爲顧以獨爲鹿皆所不可知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或謂發政施仁指上文耕者九一至罪人不孥非也發政施仁是虛字先者重之也亦非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

人君不發政施仁則已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窮民尤在所宜留意耳故曰尤宜憐恤必以爲先也此先字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爲言也

鰥寡孤獨○凡民之老幼文王則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恤其幼鰥寡孤獨之人則無父母妻子之養而官養之者也○想當

時諸侯興兵構怨無時或已兼凶荒頻仍天下鰥寡孤獨之民多故孟子之言如此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煢詩作惸音相同大夫憂亂而作首章正月繁霜正月正陽之月四月也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此第十三章曰佌佌彼有屋蓼蓼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只此數句見得文王當時治岐舉許多等人都區處得當了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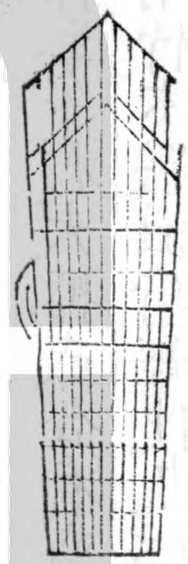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

此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也以此推之非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不能使貧不見得公劉好貨○積無屋而露積也倉屋以貯之者也○餱乾糧也詩傳與此不同曰餱食糧糗也又分作二字看大抵或合看或分看總是乾糧也○橐囊皆袋也不用竹木器出行輕便也或曰橐字從衣橐字從木惟橐者爲袋也○無底曰橐既無底何以裹糧曰蓋如今布袋是也正韻曰橐無底囊是也又曰囊袋也愚按囊爲袋則橐合是兩頭皆可入穀乃並束結而載之背者也今北方常用之○公劉遷豳逼於戎狄故也

○詩上文言篤公劉匪居匪康言公劉逼於戎狄而不遑安居也繼曰乃場乃疆言帥民以勤事農畝也繼曰乃積乃倉言田畝有秋或露而積之或倉而貯之也于時遂裹餱糧于囊橐之中言有行齎之具矣於是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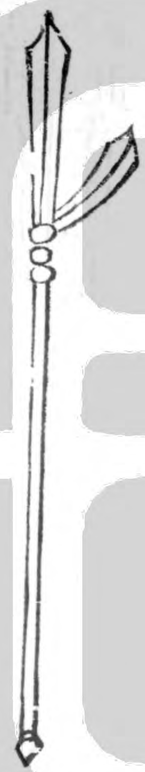
弓矢干戈戚揚之悉備于以往遷于邠焉盖公劉之居邠被西戎之侵擾民不得安堵而國亦以弗振故曰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味詩傳厚哉公劉之於民一句則知所謂治其田疇實其倉廩兩其字是指民言然於此亦可以見君民一體之實

干



干楯也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楯關西謂之楯

戈



戚

揚

戈柲長六尺有六寸戈主於刺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

戚爲斧揚爲鉞鉞大斧小

來朝走馬○奔狄人之難而來急也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盖同時率西水滸而至于岐下也盖太王是避狄人之難而去不忍委其民而與之偕豈使其妃獨後乎不可因上句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爲初只太王獨來而不察爰及姜女之一句爲並至而共居也○註胥相也宇居也謂來相共居也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亦無事實據證然以太王之德必能如此無疑也○蠱惑蠱壞而蔽惑奢侈開奢而侈靡也

○吾於此章見孟子之不得久於齊者矣盖宣王聞孟子王政之言而善及激之使行則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告之以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在王亦可以自厲矣乃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俟孟子又告之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乃竟不聞其見之行事焉何哉此所謂王之不王不爲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孟子且柰何哉○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與百姓同之者好貨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推己之心以及民便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云云矣好色與民同亦然

○究公劉之好貨止於乃積乃倉乃裹餱糧而已他無所謂好貨也究太王之好色亦止於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而已他無所謂好色也然則亦所謂其爭也君子雖然乃積乃倉乃民之貨非公劉之貨也爰及姜女乃天理人情之當然太王豈可委其妃而獨行哉然則亦何好色之有孟子之權辭耳○使齊王好

貨好色而止如此庸何害乎而況於與百姓同之不只就事論事謂每因事而格其心也○就事論事則其理只在於其事之內每因事而及君身則其意常溢於其事之外無他人情物理爛熟於胷中惟其所舉而無不通無不合者也○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也七情亦皆天之所賦也故曰皆天理之云云○人皆知鍾鼓苑囿遊觀之樂云云之爲人情而不理之所有云云

知其亦天理也故朱子兼之曰云云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固愚以爲只係能推與不能推之間耳推之功用亦大矣哉若論好處大槩亦同也但公劉太王好之而能推齊王則但好之而已故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能推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

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循理謂之盡其性明其非有所加也縱欲謂之滅其天甚其縱欲之罪也天即理之所從出也此所謂道同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也○是非得失之歸○歸字重看是而得者歸於王非而失者歸於亡差毫釐而謬千里也○一說是非以理言得失以效言是者歸於天理而爲有道之主非者歸於人欲而爲無道之君得者歸於王而可以保四海失者歸於亡而不足以保妻子○其法似疎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輔氏曰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太王之事

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蓋以好貨好色之類皆不之禁而反導之以與民同古聖賢俱未有此說似若近於阿世者

矣然其意則欲時君就人欲上行天理也故又曰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云端者言下克己復禮之工夫自此始也盖己之與禮所謂同行異情幾微之際者也○好勇好貨好色之類但能推之以與民同則己之好亦自然有節此理甚巧噫此孟子之所以不禁時君之好而惟導之以與民同與盖心存故也夫心存則所好有節而能推不存則縱欲忘返而何暇及於推哉○克己復禮之端只是強恕而行所謂推己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此擴充二字與孟子所謂擴充正意不同然亦是自其善端而導之也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章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非是自楚反彼乃凍餒其妻子盖反之日乃知彼之凍餒其妻子也○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托以妻子者當何如處也棄之絕交也

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言當何以處之也己之廢之也

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直說在王身上

○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受人之托妻子而不免凍餒之者固不得辭其責矣爲官長而不能治其屬者亦不得辭其責矣四境之內不治人君獨得以辭其責乎一則曰棄之一則曰己之固矣四境不治己獨且柰何哉此孟子諷切齊王之意也亦可謂直而且近於戇矣所謂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愛之也深則其告之也切古之人有面

對其君不如桀紂不如桓靈者又高光每直言於魏王屏人切諫至有魏主所不忍聞者矣他只是愛君而已此亦可以想見古人正直之遺風若在今日則所謂君日驕而臣日諛者雖科場文字亦動輒云今辜有聖人在上或云何幸躬逢其盛甚者輒以超三皇邁五帝爲說此是何等意趣○茅鹿對秦始皇謂桀紂之暴不至是也晉劉毅謂武帝不如桓靈○此章與齊宣王問卿章所謂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同一切直○凡天地間人各有其職自天子至於庶人或爲子爲弟爲長爲幼爲貴爲賤無不各有所當盡之職雖爲父爲君亦有爲父爲君之職但在下之失職者人得而罪之在上之失職者人不得而罪也人雖不得而罪之而其可罪之理則固無所逃也其甚者得罪於群臣百姓而不知省亦鮮不及於禍桀紂幽厲是也○四境之內不治豈治道乖方而邑里之蕭條或教化陵夷而風俗之薄惡

王顧左右而言他

○使不憚於自責則必曰此則寡人之罪也使不恥於不問則必曰如之何而四境可治寡人願安承教也而惟顧左右而言他其不治之責固無得而諉也秖以見其甘於不君而不辭耳此孔子所謂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君臣上下註謂并王與士師言愚謂須兼友之受托者言蓋受人之托便亦有一職在身職者分內事者也必無隳其職然後不爲友人所棄而身安矣蓋上二事

皆是設言以發之不是只重在士師一節也○各勤其職乃爲不墮其職也不墮其職然後友不爲友所棄士不爲君所黜人君亦得安於民上而保其社稷矣○趙氏揔註頗失輕重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章

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盖古人立國凡廟朝壇壝宮府及臺榭之所皆必植之名木如三槐九棘之類歲數既久則成喬木或千尋之高或百圍之大是亦故國之一證也若新造之邦亦安得有此○正韻九棘孤卿位焉出周禮秋官○植棘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三槐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所出同上○夫國有故國亦有新造之國今人槩指喬木之類以爲故國立證殊不知故國所重在人不在物也○王無親臣責其輕視臣下也○

大凡有爲之君必有親信之臣若無親信之臣槩是庸常之君夫其所以無親臣正坐於不知人也而知人有道孟子此章槩盡之矣○大凡有爲之君必有親信之臣堯舜之於禹皐輩君臣日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而無間然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召無不皆然下至霸者如桓公之於管仲景公之於晏子其君臣相得之情亦可考矣後世如漢高之於蕭何一不在左右則如失左右手於韓信初間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光武之於鄧禹嘗與同卧起太宗之推心房杜或翦鬚和藥賜功臣太祖雪夜幸趙普第我

太祖之作大誥三編亦托始於君臣同遊盖皆有見乎此此理斷不可誣也○昔者昨日也凡語及千百年之遠槩謂之昔者而

此乃釋爲昨日何與曰此對下文今日言也孟仲子曰昔者有王命對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則昔者之爲昨日其來尚矣他日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註曰昔者前日也則又隨文而訓義○此進字不是泛泛進用蓋是其所親幸而將倚以爲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爲無親臣也若是有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恠得王之不及知

王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然則安在其爲故國○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蓋自其先世有大勳伐於國家而又代有聞人世其祿位與國同休戚者也在商則有伊陟臣扈在周則有召穆公虎爲康公稱之十六世孫也故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未堪家多是似故國之爲

故國有在於世臣者如此有國者其可弗知所重耶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國君進賢致謹之意審而又審若有不能得已焉者如何以下文觀之左右皆曰賢若可矣猶未也諸大夫皆曰賢可矣又未也至於國人皆曰賢可矣又必自察之然後進而用之其審之又審畧不少苟如此真若意不欲進而不得不進者○不進則是退矣故以不可者與之平衡論而皆歸於進賢也不可謂退人如不得已一脚了故註云如是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倖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只說就一邊○所謂如不得已非真有不得已者以其審了又審三審五覆審之而後始從而取之有似乎

不得已而進之者如不得已最形容得真切若輕信而遽用之有如不得已意乎○不得已如今人言無奈何相似○如不得已言其審之又審謹之又謹似有斬吝顧惜之意然者○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小註以為用世臣是尊尊親親者非也○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其可苟哉是恐今日所進者不賢後來又著更賢而親疏尊卑有易位者耳此是懲前而戒後也故曰將使又註曰故不可不慎也○於此不謹而誤用之則既在尊親之列矣他日未免使卑踰尊疏踰戚而越常理矣

左右皆曰賢

進賢如不得已如此有不識其不才而誤用之者乎進賢如不得已者如不得已於未用之先也不然則將實有不得已於

用之後者矣故曰將使卑踰尊疏踰戚○見賢焉然後用之則後日自不至於卑踰尊疏踰戚矣見不賢焉然後去之則今日既無俾進之失後日亦無踰等之患矣○尚書三解云聖人序書於堯典既言將遜位於舜典後言將使嗣位二典之序各提起一將字於此見為天下得人難意蓋將之為言持重諄複不苟之意也堯舜不輕授人以天下必持重諄複再三詳審釋然知舜之德與堯合然後可以當堯之天下不然聖人不苟授也故嘗謂堯未知舜之前堯不敢有一毫輕天下之心堯既知舜之後堯不敢有一毫繫天下之心○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在位而尊親之不賢者也不但進賢如不得已退人亦如不得已方為退得當下文殺人亦如

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民同也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云云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真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盖不果進則在退列矣進退相形非固增一箇退人說也○書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此成王之告君陳爲政之法也孟子之言正與此意同○要說退人如不得已亦可但不可謂進其疏遠者而退其尊親者以下文註非獨以此進退人才句看則以此退人才者非以如不得已之道退之而何但前面主在進賢說退者特與之相形論之○大註天命指進退人才言天討指刑殺言如何以退人才亦爲天命有德邪曰有進便有退以此相形言耳意重進賢退只是不用不可謂之天討○若下文民之所惡惡之則兼去之殺之上文因說進賢却形出一箇退的來說此條只說可殺者亦就藏得一箇不可殺的在裏許盖國人曰不可殺或察之見不可殺則不殺矣左右皆曰可殺此條不可依南軒新安帶連上文進退人才言不可而甚者則殺之如舜之於四凶非也盖不可而去之者正是所進之人才詢察其不可進而退之者亦何至有可殺之罪邪若四凶自是積惡犯罪非是因人薦進之際知其不可而殺之也集註明曰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分明界斷了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章

湯放桀武王伐紂此一問亦可以窺見齊王之志矣盖齊宣王素以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撫四夷爲心實有滅東周而自帝

之意故發此問耶孟子之言其所以警齊王自省君德之意又有出於其意外者

賊仁者謂之賊

賊仁者其心忍故註曰凶暴淫虐滅絕天理賊義者其事乖故註曰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滅絕天理言其心已死也凡大倫大節皆敗了○傷敗彝倫言事不循理則於彝倫有虧○朱子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如紾兄臂踰東家墻便是滅絕天理蓋傷敗彝倫只是事錯而致敗倫耳天理之在心者猶未至盡滅也○朱子曰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根大本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故謂之賊賊者害人之名○殘破也故曰傷敗賊害人之名不仁也天之所以立君民之所以戴君爲能爲天下守此箇仁義也今也仁義乃自彼而壞則是喪其所以爲君者矣不爲獨夫而何

聞誅一夫紂矣

孟子此言儘可以警戒人君矣但恐未可以語人臣似欠一段攔截意思故須補以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之註○孟子是以誅字換了弒字一夫字換了君字○大抵天生斯民而立之君者欲其主張此綱常所謂皇極主也今既賊仁賊義則人道絕而自失其所以爲君者耳故湯武之兵謂之爲天下除殘賊不謂之弒君也

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前段是譏其不任賢下段是言愛國者必任賢王不任賢則其

視國家爲何如是愛國不如愛王矣兩段意自相叶應
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
謂大木勝巨室之任也不謂工師勝任○先儒謂任賢不如任匠非是不如任匠乃是不如任木也○一說工師比賢者大木以比賢人所學之大還是任賢不如任匠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幼而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是欲令舍其所學之仁義而狥吾所欲之功利也○賢者所學者大道之大者不外於仁義也○夫人幼而學之此孟子之所謂學也故曰所學者大也亦緣上文求大木字照出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

萬鎰言其價值之小也問萬鎰子猶以爲小乎曰自戒輩言則何翅云多也自齊王有國家者言則萬鎰所值才幾何孟子此語爲齊王言也方起得下句至於治國家字而合愛國不如愛王意○以萬乘之國而視萬鎰之玉其輕重較然矣萬鎰不爲少而何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舊說玉人自有治玉之法不待人教之猶賢人自有治國家之法不用人君教之故曰云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此說雖得教字穩然於愛國不如愛玉意將晦乃蓋此教字是奇字之義如云謹如教之類言玉則教玉人琢之而國家則不使賢者得伸其志以治之豈非愛國不如愛玉哉○堯以不得舜

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正以天下爲重故也○教字誠不必重觀大註只云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此句正是大文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一句若教字有許重大註亦不應如此畧過了他○此語與人少則慕父母下註所載戰國策魏牟諷趙孝成王之語極相類豈其祖此意而爲說歟○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爲王說之王有尺帛何不令前郎中爲冠王曰郎中不以爲冠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此所謂令即孟子所謂教也○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意前是譬任賢不如任匠後是譬愛國不如愛玉此說雖未得孟子兩喻相貫之意然猶未甚失至新安陳氏以爲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則全不識孟子意矣新安陳氏最少失不知此處如何看得恁淺○兩段都是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不知新安何以說上是小用賢者下是不專用賢者果何所憑

齊人伐燕勝之章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云云史記是作湣王入於此不識其異者識在下條也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

太註曰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此註宜於上條就入乃留置於此者何曰以宣王字於此可見也故於此識之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云云

齊王意欲取之而托天以爲辭孟子之意則曰觀天命者當於民心今民心皆未肯歸齊未見得是天以燕與齊也故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云云若欲民心之歸則須是以仁易暴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齊之王師豈有他哉爲燕所虐而望救於齊耳主於此時正宜發政施仁以大慰燕民之心可也若更爲暴雲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矣齊焉得而強取之哉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畢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還是天命未絕商而夫子以爲至德者蓋在他人則必舉大事矣不然亦以有二者自有矣而文王乃復以之而事商焉是亦可取不取可爲不爲而爲至德也若使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雖文王亦安得而止之哉故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商一代人心最堅武王既克商商之餘民猶有不悅者然則文王之不取獨不觀之天命人心乎○不可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文王初何心哉時可未取文王自然不取也初無非覬覦之心也蓋三分有二商民猶有未歸心者

此後一條見得是當施仁政以慰燕民之心民心悅則天意得

而燕庶其可取矣○按此一條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蓋已窺見其將有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之意矣然當時猶未有其事方是始勝之日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此如字是假如之如也非如似之如也即集註若更爲暴虐之若字若作如似之如則上文當有話況上文避水火也皆未有如字而必於此方用如字何也故斷是作若字

○蓋以上條觀之固未見得民悅齊亦未見得民不悅齊故此條勸以行仁政猶或可取也及齊不行仁政而更爲暴虐致煩諸侯之兵孟子乃轉教以置君而去蓋是時已失燕人之心矣無復可爲者矣二章之旨所以爲不相悖○或曰然則孟子是

燕異作傷

教齊王行仁政以收燕之人心然後從而取之與曰何傷上文分明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使齊王能得燕民之悅則孟子亦主張他取燕矣況孟子常常教時君行仁政而王亦何但燕哉○或問此處是教齊王如何樣行仁政以慰其壺漿相迎之意邪或說是要著他反旄倪止重器而別立君非也此時未擬到此節蓋虜掠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取之以後事此則方是圖謀要取之耳尚未曾俘畧其父兄係累其子弟云云也○蓋此處只是教他反燕政以慰民望即如沛公入關與秦民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苛法則善矣

齊人伐燕取之

不用孟子上章之言也○何以待之謂何以備之也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可也必曰西夷北狄何與舉其遠者
只曰東征西怨南征北怨
言則近者可知也此孟子之善用字眼處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大註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
其不來也望霓處不好說不要說是見霓而知其不雨也須要
說是望看是霓與不是霓猶未實只是顧其兩而又恐其不兩
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耳差之毫釐便失其旨而與大旱之望
雲雨者異意矣宜細酌之○霓虹也單言則同對言則分○趙
氏惠曰雄謂之虹雌謂之霓見後孔氏註愚每疑霓安得有雌
雄又考正韻霓字註曰霓屈虹也方知虹是長虹所謂蝘蜓者

蝘蜓是雲端之白者故謂之屈虹也○又趙氏惠曰雲出天之
正氣霓出地之正氣此亦可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何謂雲為
天氣蝘蜓之詩傳曰虹者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
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何謂虹為地氣
○詩孔氏註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暗者為雌曰霓
○書之言至矣為后我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申言也謂當湯
未至時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又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
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又揔書曰
後我后后来其蘇見得以上是孟子之言也不篇亦然○一說
依集註只曰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小異則
似全作書文然但兩引書曰則作兩處書耳然歸市者不止云

云恰似書經攸徂之民室家胥慶意○擴集註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則是此條通是書文故下篇有攸不惟臣一條集註則斷自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下曰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云○書曰湯始征自葛始云云奚為后我此書之言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以下孟子言也故更端云書曰徯我后勝文公下亦然不可泥集註兩引書之文謂無申釋之等字以為全是書文也既全是書何用兩箇書曰按咸丘蒙章辨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孟子之言而註止曰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亦可泥乎○書本文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来其蘇民

之載商厥惟舊哉如之何其可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是覆燕以自利而已安在其為拯民於水火之中也故曰如之何其可也○若殺其父兄云當時猶未殺也下倣此故下云止其重器

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

若倍地而行仁政如何曰連倍地已不是了故饒氏曰當時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而孟子下文亦云緣當時齊已取燕了故孟子只重在仁政上故曰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既已動天下之兵當時齊王恐了故可教

之曰王速出令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以其已取燕故曰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惟重在仁政上不復咎其倍地也是前一節又以諸侯將伐齊以救燕故又曰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不復膠於已取也是後一節○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言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誅其君而弔其民則燕人無不悅而齊可王矣此亦以既倍地了言天下信之說天下信之便見得齊不為諸侯所信是以動天下之兵也○既動天下之兵了而為之計則須是置君而去若只施仁政亦無開交盖晚矣若初間倍地而行仁政則燕民戴之諸侯亦無釁可乘○反其旄倪旄去声與耄同九十曰耄

乱異作辭

則猶可及止也

當時齊王惟恐無以止之非惟燕終不為已有而故物亦恐不能保也

○湯十一征決不是滅其國而取之以為已有故其非富天下之心昭然於四國而無或疑如皎日之在天也當時齊於勝燕之後若能置君而去之不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亦庶幾乎湯武定亂之師而將有朝諸侯蒞中國之勢矣乃貪小利而忽遠圖最為負孟子也○湯一征至奚為后我以此觀之凡湯所未至之國其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既至其國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云云王速出令反其旄倪云云盖當時諸侯謀伐齊者以齊之殺燕父兄係累子弟等為亂也故教以反其旄倪

止其重器云云蓋只論曲直未暇論强弱之與勝負也

○使齊王若用孟子上章之言則燕或竟可取今既不從其言而遂取以召諸侯之兵矣則孟子為之計只得從後一着置君去之而已所謂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不然以理言之既自失於前以勢言之又不敵於後不及今為善變之術恐日後有噬臍之悔矣易曰不克訟復即命者此也

鄒與魯鬨章

鬨鬬聲也○鬨本謂聲之鬨鬨也不着鬬字解不來故云本文只說鄒與魯鬬

○吾有司為我死於敵者三十三人而民皆莫肯為有司致死民之不用情於其長上如此吾欲誅之則人衆不可盡誅若宥之而不誅則後日將習此澆風惟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難為有司者矣然則如之何則可穆公之問惟知罪民孟子之荅則罪有司然上以是施下以是報理之常也且孟子之罪有司者非惟得其情理之實亦所以警動穆公使知所以恤民也

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

此長上為有司也大註○凶年凡疾疫之類皆是飢歲只是歲不熟

是上慢而殘下也

此上謂君及有司也大註

○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此君不是也有司莫以告此又有司

不是也是上慢而殘下也則兼謂君及有司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南軒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為得反之也

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上字仍上註謂君及有司但長字專指有司死其長言不疾視其死而不救也一說此條長上二字皆指有司謂合大註也謂如此則民無事之時只親戴有司都不親戴其君耶○又或以長字亦兼人君此又非也不知死其長是接上文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說來

○蓋有司之所以不恤民者以君之所愛在於財而不在民也

是不恤民者固有司之罪而所以致有司之不恤民者則君之咎也君若以愛民之心而行仁政以恤之則有司知體君心而各愛其民矣吾見民於無事之日則皆親其上有事之日則各死其長矣何至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哉○范氏曰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此所謂君行仁政也○是以民親其上此所謂親其上也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此所謂死其長也○新安陳氏曰平時親其上有危難則死其長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又告以太王之遷及其又問也則合死守遷都而請其自擇蓋理之可

為者不過如此

○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是欲擇一強者而事之僥倖苟免之計也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

以其欲為僥倖苟免之計而拒之也

效死而民弗去

效死者君之守義也民弗去者由愛民而然也故云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愚嘗疑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滕文公欲事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何與蓋以小事大文公自能之不待教也但文公全欲憑大國之援以僥倖

永異作来

泒異作說

旦夕之無事而不知有自固之義故孟子獨以所缺者箴之南軒曰與其望二國矜己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雖曰自強立國然論到道理十全處齊楚還當事他當以鄭子產為法○效死而民弗去此處還未是泒到破國處正是要立國也孟子正恐二國之不足恃而反以致亡故教以自固之策云然國君死社稷必不得已亦須死了故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弗去

齊人將築薛章

一則曰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二則曰君如彼何哉蓋當時滕勢危於累卵保民而王又非旦夕可期者故只教以遷國畜存強為善而已矣

當時齊人將築薛文公已甚恐矣孟子乃始教以為善不知是教他怎生樣為善且不能紓其目前之憂但教他為善以為子孫興起之地而又言其不可必但當強為善夫人令其強為善亦是矣但不知其怎麼解得他吾甚恐之問在下條明之

○愚意太王之為善避狄遷都以存其宗社保其人民不忍殘民以與敵爭而積功累仁以有待於後此是太王之為善處孟子令文公強為善者意蓋亦欲其如此方續得上文太王遷岐云云斷是如此

○更詳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意似是亦就遷國畱存上說況君如彼何哉一句尤明言彼今方築薛勢已迫矣吾力既莫如之何只得效太王之為善自為可繼以俟命於天爾所以下章之答亦一邊是遷國畱存一邊是守正俟死○或謂引太王去邠事只是言其不得已也言古人亦有處此變者非必令其遷國也且文公當時如何得去又將遷之何地曰不是下章分明告以太王之遷邠又曰君請擇於斯二者況此下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集註分明入太王在內但令其無期必耳○又楊氏揔註亦自分明無疑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正是遷國畱存之事方說得創業垂統如此說非惟與上文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相為脗合而無間且與下文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相照應而有味故曰斷從此說○為可繼也謂為其所可繼者而已

○遷都如何見是為善蓋被人侵迫不與之較智力以敝其民

乃遠避而去之以自畜存其為善也孰加於此但為其所當為便是為善○此章斷作遷國說方見所謂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有著落不然孟子特提太王事何為且下文如何接○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不可僥倖於所難必若夫成功則天也○強為善而已矣味已矣二字又見得是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君如彼何哉此一句足見遷國是不得已也○一說為為善至為可繼也泛說君如彼何哉乃是指滕文公說

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言吾以其志在財幣故事之皮幣又事之犬馬玉帛今皆不得免焉然而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也非玉帛也非犬馬也是欲吾土地也今吾欲與之爭則勢力不敵徒使吾民膏血於鋒鏑之下云云

二三子何患乎無君

依韓文公岐山操曰伊誰有阻我往獨處爾莫予追毋思我悲云云觀之則是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為自有人來君之不是命以從已之詞也而南軒註亦云其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從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太王耳此其詞雖善然其意亦與韓文公同愚以為非也民非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而曰我往獨處爾莫予追何哉故曰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可見矣其何忍以其積世之赤子而委之狄人哉如此乃

屬其父老而告之何為與之訣別乎夫邠人之不能釋乎太王太王亦自去之矣而乃偽為是辭以動之乎古者君臣一心況太王之於邠人直似子父親戚然明告以去邠啚存之意何嫌乎但亦非強之也此須以太王公正之心看之況前此公劉之遷則曰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都是帥民而去太王乃欲棄其民而獨往耶情理俱碍○然則所謂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言何謂邪曰下句不云乎我將去之便是有君也蓋當時若不遷去則勢力不敵反成無君矣故曰云云○當時若不避之則無國無君無民矣去之則民存國存君存宗祀存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此是邠人相告勉以急於從遷之詞故曰從之者如歸市非謂太王不欲其從民以其仁而相率以從之也○仁人也不可失也以平昔有德於民言非惟一時所謂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數語而感得民之樂從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故註云若無太王之德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正以平昔言也君請擇者亦觀平素所施何如耳○既告以太王遷邠之事矣乃又曰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度其不能遷都也故又曰君請擇於斯二者蓋能遷國以啚存固甚好但恐不能如願則當守義而已矣彼僥倖苟免之計誠非吾所能及也所謂理之可為不過如此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

註曰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言不可輙舍去而遷之他也問太王何以去之曰亦是權也然權不失經以權濟經以權存經也○愚嘗謂權以輔經經以存權○小註晏子曰君民者（謂君乎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謂臣於君）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亡則亡之晏子此意為崔子弑齊君君之死以淫不以社稷也故晏子不死之亦守死善道之意

守正而俟死者義也○或問義字當作經字朱子深是之謂義便近權既對權便用經但未及改耳蓋板已行故也愚以此思之則知先儒所謂權是臨時之義者為有旨也○東陽曰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非封國之經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又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耳故下文言俟死乃其正也

○問孟子荅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柰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文公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朱子曰滕是必亡無可疑者況王道不是一日行的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泰山之壓卵焉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若湯文之興皆在空間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

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

為如字言君為此輕身匹夫之事云云

本是樂正子仕於魯孟子至魯樂正子乃以其賢而告於平公

平公將為樂正子行乃為臧倉所沮是以樂正子入見云云此自有明文而新安陳氏乃謂平公之欲見乃得於樂克之言云云此乃意度之說不知下文自有明證何用此臆說為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樂正子亦善說辭意謂其厚於母者時為大夫也非固獨致其厚於母也其不得厚於父者時方為士也非固儉於其父也所以破後喪踰前喪之說故平公應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美字應前踰字蓋以棺槨衣衾人人皆可以自盡時時皆得以自致固不拘其為士為大夫也而孟子之後喪實美於前喪前喪實不如後喪也故樂正子又釋之曰貧富不同也言時乎喪父棺槨衣衾雖可以自盡然而猶貧也則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及

[illegible]乎喪母則所謂得之為有財者也故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得以自盡其心○雖使孟子自解亦不過如此○按此因後喪踰前喪之說而言則據禮記士有士之喪禮大夫有大夫之喪禮亦各有定制不必專以三鼎五鼎祭禮實之也蓋三鼎五鼎只是祭禮須兼喪禮看孟子言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語意則士與大夫喪禮亦當有別○勉齋批點孟子集註曰儀禮圖云三鼎豚魚腊用特豚而以魚腊配之○五鼎羊豕魚腊膚用羊豕而以魚腊膚配之○如所謂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此可見其喪禮亦當有異處○一說前以士後以大夫二句只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例大抵此說為正大平穩蓋樂正子只用說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而乃先之曰前以

士後以大夫者直是要露出士大夫數字以陰拆之故平公即曰否云云也且祭不必喪後方有祭自初喪未葬之前皆有祭也古禮可考○前以士後以大夫不即是三鼎五鼎○此謂喪禮指儀節度數之間見喪大記但亦難說○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言此乃人之所得自盡者非以前為士後為大夫之有制者議之也○謂棺槨衣衾之美人人得自盡者也如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者也○一說士喪禮大夫喪禮恐只是棺槨衣衾而平公云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則知所謂否者否其三鼎五鼎之說也然考之喪大記大夫之喪三日而殯士之喪二日而殯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註夷盤小於大盤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冰也小斂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小斂布絞大夫縞衾士緇衾○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依喪大記以解前以士後以大夫一句則是孟子之父前為士後為大夫矣其可乎不如依舊說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例為無破綻○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此非問辭乃因問而解也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此天字以氣數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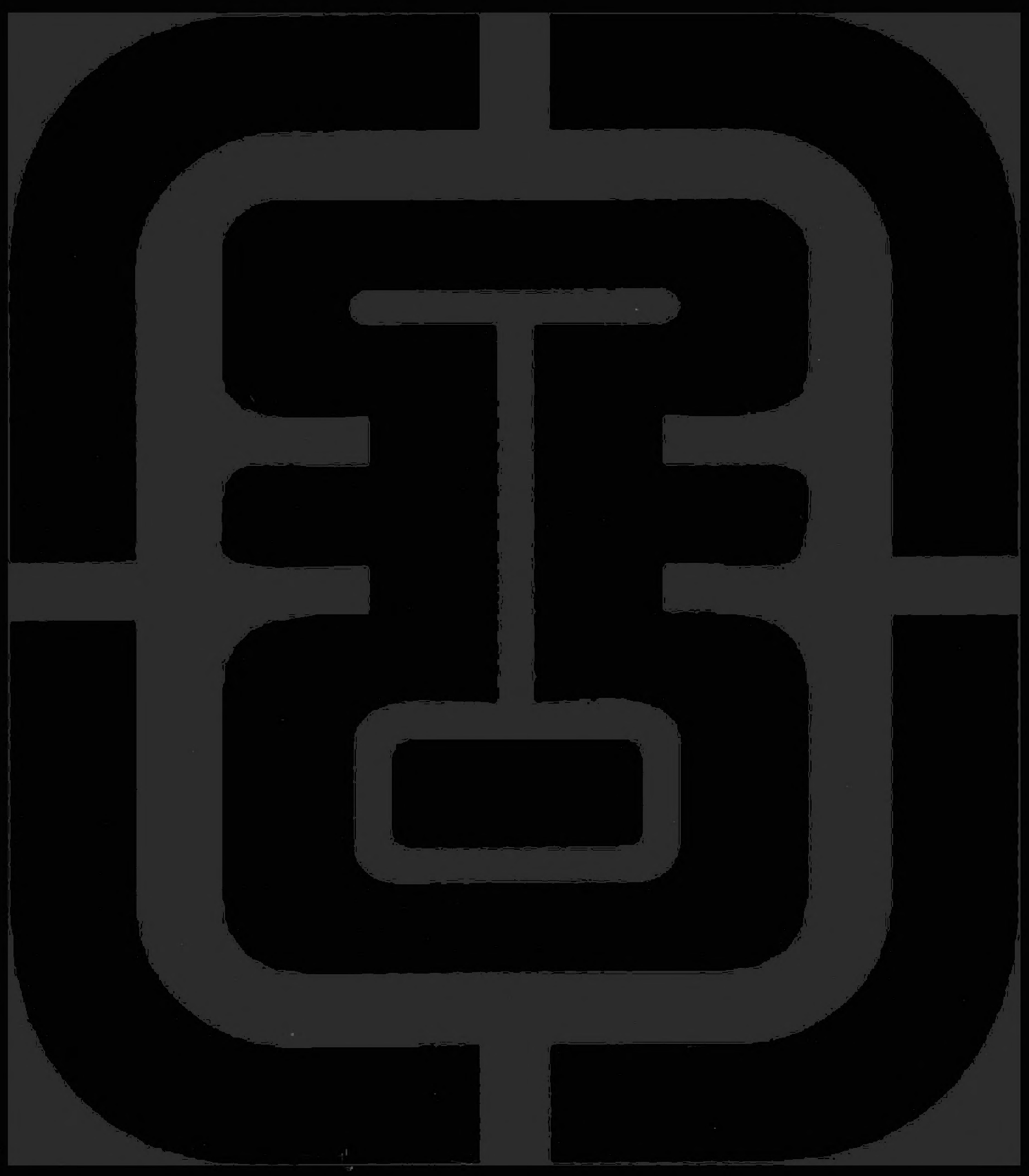
○謂氣數未亨吾道當窮故平公將行而有臧倉之沮也沮之言雖出臧倉之口然要其所以臧倉亦胡為而有是沮也蓋皆氣數之為不但孟子之出處制於天而臧倉之一沮亦受命於天者也彼何能為哉○味斯言也可見其有樂天之情焉孔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以其樂天知命也此聖賢大節也○孔孟之不得行其道者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孔孟之不見害於人者天之未喪斯文也饒氏却以論語天之未喪之天字對此天字說為一則取必於天一則取必於己亦看得天字未透徹故岐而二之矣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以其為治亂興衰之所係也不偶然也○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吾見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既以時運言則魯侯之惑於臧倉亦天也然范氏此意自好亦得君相造命之意若魯侯能不惑於臧倉之言或因樂正子後來之釋而復駕從之則是侯能以人力回天矣亦有此理也故孔孟皇皇於春秋戰國之時者為此不然

聖賢豈不知時運之當衰耶○當時孟子若得遇於平公則吾道以之行生民以之泰天下以之治其不遇吾道終不行生民終不安天下終不治夫以吾道之興廢關生民之休戚天下之治亂而乃厄制於臧倉一豎子之三寸舌有是理乎蓋實下氣運之衰故生此讒慝及庸君而聖賢不得所遇耳縱使當時平公果見孟子終亦何能為哉氣運既衰上下不交左右籍爭亦終留不得遇字更看得重若但以駕乘一見為孟子之遇魯侯則孟子平日所遇亦多矣如齊宣梁惠相見不既頻耶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九

四書發考　上孟大卷　四十

[illegible]